順菴集 四

共十五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書

答權旣明 晢身 別紙 庚辰

惠來別紙三復玩賞精覈之論超詣之見誠爲欽歎讀書須要有疑有疑而後可以進業朱子曰讀書大疑則大進又曰始讀未始有疑其次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釋以至融貫會通方是學此爲讀書之一大斷案也更無別法而大抵聖賢言語皆平易明白不可揉曲以求自致纏繞于疑亂之中矣退溪李子曰讀書不必深求異意當於本

文上求見在之義此語的當簡易試入思議也經文固有兩般義後人解釋時必量度而取其最近者今君讀書有與傳義不同者試就其不同處劑量輕重諷詠詳玩則自有可別之道矣我之私意橫在肚裏却以先儒之說求合於己是甚不可若然則我去自做一般文何必苦苦讀古書乎蒙陋病廢中知識昏昧實無論於難疑荅問之業而盛意難負逐條仰荅只見其不自量也時有雅頌疑問故先生逐條答之有是書

答權旣明改葬問目 辛巳

古者兆葬無出鄉塋域只用昭穆之制又無青烏錦

囊某山某水之說則其改葬不過或因盜賊發掘或
因水潦崩頹尸柩將露不得不改葬而有其禮矣大
全朱子答程正思曰遷葬重事不宜舉動者若得已
不如且已也此其十分慎重意也今世多以吉凶之
說改葬而舊壙安穩則因而掩土更封而不遷若尼
山尹相之葬其祖是也若曰既已開壙則壙雖安穩
吉氣已洩反成禍害其勢不可不改葬云則是於孝
子之心果何如耶到此術士之言決不可從
喪服曰改葬緦馬註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惟三年
者服緦周以下無服鄭註服緦者臣為君子為父妻

為夫親見屍柩不可無服服緦三月而除之王註既葬而除不得待三月之限盖從馬說也此後諸儒從馬從鄭議論紛紜丘氏儀節亦云葬後釋緦服服素服然而語類朱子答葉賀孫曰禮宜從厚當如鄭氏此當為正論通典宋庾蔚之曰改葬緦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緦以示變吉其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卒緦之限三月而葬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為葬設故也穀梁傳莊公三年葬桓王改葬也改葬之禮舉下緬也註家謂改葬之禮緦舉五服之最下者以喪緬邈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之禮

以其交神明也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據此則其
服緦但舉輕服以示其變服之意而已與齊衰三月
自不同親喪至重古人豈不欲為加隆之制乎不當
用齊衰之制輕變古禮
婦人服禮無所言而通典王翼曰以鄭氏臣子妻之
例推之女子雖降父母亦子也今男女皆緦於義亦
通據此則子之妻古禮雖服舅姑朞自宋以後升為
三年服則當依禮家應服三年者改葬服緦之文而
服之為當也又按開元禮啓日至墓所主人衆主人
妻妾女子子俱緦服周以下皆素服立儀改葬緦子

與妻也退溪先生曰所謂妻子之妻也星丈亦言今也妻與夫斬衰皆同則恐不可不服

俱服當在破墓出柩之日今世用術家言前期破墓未必開役則須以素服行事至穿壙出柩之時俱服設位似當

古無改葬禮而自開元禮詳定儀節丘氏專用開元禮當考而行并遷父母葬則其禮似當用并有喪之例然而以布筵設同几之義推之靈床設奠上食之節皆倂設而行之耶

告廟一節金士純問墓所遠或云主人臨行告廟或

云主人先去墓所及其葬前一日子侄之在家者代行二說如何退溪曰兩可然則當擇斯二者而行之耳

答權旣明書 丙戌

見君與士賓書不覺欣聳當此吾道益孤之日諸君果能與之觀感箴警以至於大中至正之域則何幸何幸士賓之於君忠告善道之意藹然眞切今世何嘗有此等事耶君能聽受則必當有效而其中樞機之戒尤合於君之病痛明者亦應知之玆敢因賓書而論之君固有考究過中之獘讀書有疑固是美事

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實是不易之定訓然而惟疑之務而靡所底定則心緒漸紛而實効難得愚則以為讀書雖以自得為貴先以自得之意横在肚間則其弊恐於先儒之訓有洗垢索瘢之嫌故當依其成訓讀來讀去沉潛玩味之久而疑終未已則又自以為我一時粗淺之見豈有過於前輩者是必吾見妄也又讀之之久而疑終未解則質之以義理講之於先覺以求其至當之歸若使吾見不至甚妄則亦可備一說不可以此自足有輕視前輩之習學之一字始見于書之說命其言曰惟學遜志懋時敏學必

遜志然後於古訓與朋友之言易於虛受無扞格之
患此萬世學者最初為學承受之至訓也竊觀學者
若讀數十卷書稍能講究數件義理而有得焉則遂
欿事事求過于前輩至若訓詁篇章斷斷分裂未免
撏撦繿縷之譏此實痛徵處也愚觀君與賔書有不
安之意何者賔言於君藥石而君亦受而喜之曰藥
石云爾則君於此當引自已受病處以示其致感之
意益求其警可矣而君之書更以賔友病處論列以
規之此實古義然矣而自其皮膜觀之則有若互譏
者然此於遜志之義有相背矣君幸勿以此為拘拙

之見而試入思議也向日君過時溪以陽明致知之說為當其時雖欲以拙見相告而氣動未果殆猶為恨陽明所以得罪先儒者以其入頭工夫錯誤故也朱子以物訓理而陽明非之曰理不可別在物上吾心即理也心之所動莫非良知也不可分心與理為二遂譏朱子以告子義外之學此豈非太郎當者乎心之官則思思主知朱子釋致知格物以心之知格物之理盖心有知之理故能窮物理則吾心所知之理與散在物上之理合而為一何必直訓心為理又以心之所知為良知夫人之氣質不同聖人之心則

固皆出於良知之本然而衆人之心則為氣所乘流於偏塞其心之知多出於人欲陽明此說認人欲為天理其流之弊可勝言哉陽明年譜嘗遭其親喪教其子弟曰汝輩心欲食肉則當食肉欲食而不食是欺其心也噫嘻此何語也聖人制禮欲使賢者不得過爲不肖者企而及之此所以為中也陽明私心自用之弊至於是可歎又其釋格物致知謂致吾之良知則物各得其正此亦倒釋經文自不覺其說之矛盾也又倡知行合一之說以經訓言之知行何嘗合一而陽明之騁辯為此者欲破朱子致知之說而亦

不覺其說之混淪無辨自歸於釋氏之見此義公亦見知否

答權旣明別紙 戊子

問近因鄰有喪取考禮喪變除之節多疑茲以奉稟按禮孝子飯含始袒含畢還襲至小歛憑尸後始袒括髮拜賓後還襲凡齊衰期以下諸有服者至是始去冠袒免而今俗孝子自初喪至小歛皆袒無還襲之節碁服以下皆去冠露髻恐未安

答始喪變服之節詳于喪服圖及家禮易服條好禮之家自當依禮行之家禮初喪孝子無袒至含始袒

含畢襲小斂後袒至成服前無更襲之文此似是從簡之意而此等節目古禮亦不甚煩從之為宜朞服之去冠禮所未聞此皆俗禮之沽畧者何可從也

問按禮孝子袒非國君大夫來弔不過三次飯含時小斂後大斂時然則有事則袒無事則襲而檀弓曰袒括去飾之甚也有袒有襲哀之節也且小斂袒不在當斂時而在憑尸後何義歟

答喪禮袒有有事而袒者有為去飾而袒者細考儀禮可知矣小斂袒在憑尸後者所謂有事之袒襲斂有司事故孝子不袒飯含奉尸主人事故袒

問孝子飯含在括髮之前則古人笄纚而行之今人被髮而行之飯含禮重不冠而行之似未安按禮疏曰既襲三稱主人服素委貌加環絰然則飯含或在環絰後耶

答問喪註始死去冠惟留笄纚二日乃去之勉齋引用于喪服圖其云二日則至于小斂前也然則含時笄纚而已古禮笄纚之時即家禮被髮之時禮既如是不冠而行含禮何未安之有所引禮疏未知出於何處耶更示為望

問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以布

然則斬衰禮無服免之時耶禮曰冠者至尊之服不當加肉袒之上故以免代之然則斬衰袒時獨不可着免耶飯含袒若在環絰之前則是雞纚而袒矣小斂袒在環絰之後則袒時素委貌環絰自在耶既不居肉袒之體則去之而袒耶主人拜賓襲絰于序東襲絰之時更着素委貌而襲絰耶抑直加於括髮之上耶大斂袒時首絰及素委貌不變耶母喪則襲絰時脫免而大斂袒時更着免耶絞帶之受在何時耶

答免之用尤廣雖斬衰亦有免時如啓殯後雖斬衰

亦免是也然則斬衰亦有免矣小記註斬衰只括髮
母喪則括髮而免其義不可知豈非免是代冠之物
則稍有容飾矣斬衰至重故只括髮而無容飾耶喪
服圖小斂變服有環絰素委貌既憑尸後袒括髮免
絰帶然則首絰後環絰當去矣素委貌則似當仍之
後來丘氏儀節以俗用孝巾代素委貌而加首絰於
其上古今似不異矣絞帶則士喪記小斂憑尸後主
人絞帶云則其受用之時可知矣母喪襲絰時及大
斂時着免與否未考

問雜記曰小斂環絰君士大夫一也喪大記曰君

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註弁經素弁上加環
經小斂環經既去於括髮之時而又襲經于序東
則環經之尚在於大斂可疑抑去之而至大斂更
服如啓殯時耶
答儀禮與禮記固多有不合處儀禮是一定之禮而
禮記則合於古今前後不同之禮而總以言之故或
有損益之不同而然耶恐當以儀禮為正不敢湊合
臆說
問士喪禮侇堂後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
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即位踊襲經

于序東復位拜賓在即位之前則主人拜賓時當
在西階下而衆主人已東即位何義歟抑主人有
不忍踐位行禮之心而衆主人無此嫌而然耶抑
主人獨拜而衆主人不拜耶

答曲禮居喪之禮陞降不由阼堦故使堂後主人降
自西階者不忍踐主位也衆主人先東即位者拜賓
是主人事故為然而來諭無嫌之意亦恐似然此言
主人拜賓不言衆主人則不敢臆對

問謹按禮親始死鷄纚徒跣交手哭喪服變除曰
親始死孝子笄纚徒跣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素

章甫冠檀弓武叔之母死既小斂武叔投冠而括髮子游曰知禮喪大記曰君大夫之喪子弁絰大夫素弁士素委貌若去吉笄不當曰笄纚若髮散而括髮不當曰投冠而括髮且冠者至尊之服不加於肉袒之體以免代之豈以素弁素委貌加之被髮之上乎且去髦之文見於大記而在括髮之時則不為髮散而括髮明甚而家禮疾書空論如此誠所未曉蓋親喪被髮疑永嘉以後胡俗而開元禮因之家禮從之今成大同之俗雖未可輕論若逢制禮作樂之聖人亟去似無疑未知如何

答纚以韜髮笄以固之則去笄纚則髮當被面矣然
而禮無去笄纚之文古時被髮有無不可考但左傳
晉惠羣臣反首茇舍處之喪禮則古有被髮之擧而
何必引西原蠻俗耶雖云非禮家禮斷然行之以成
大同之俗不容更議近者子中丈言此事之非欲自
自家身後行之云雖相視而笑此不可行之事也雖
聖王有作無害於義者不必改作但今俗奔喪者被
髮而行則已非禮意示喻喪大記小歛始脫髦爲不
被髮之證考出可喜

問左傳反首茇舍雖以喪禮處之反首二字未見

其被髮之義去冠而露髮如括髮樣而亦謂之反首未可知也來教以為聖王有作如此無害者不必改此恐未然被髮終無先王之禮可據則其為西原蠻俗無疑此制禮作樂之君不待終日而去者也愚嘗謂親喪被髮舅姑三年嫂叔有服之類皆違先王之制自我作法開元禮與魏仁浦諸人未免為禮法之罪人未知如何

荅左傳有伊川被髮之語反首若是被髮之義則何必變文言之耶愚亦嘗以反首字為疑矣此等條每多自主張語法欠穩幸更留意焉且更質問於長川

往復後亦爲示及幸甚

問士喪禮髽註始死斬衰婦人去笄而纚齊衰婦人骨笄而纚此無與於被髮之義也笄是安固之物而纚亦安固之物若被髮則直爲被髮何必去笄留纚以爲自解之理耶若使纚自解則不當留之況齊衰婦人骨笄而纚則斬衰被髮齊衰不被髮耶此反爲不被髮之證矣

答齊衰婦人骨笄而纚平日所疑而公引爲不被髮之證亦好公前書所引脫髮之語亦然矣纚是韜髮之物無安固之意恐欠考

問頂上安髻我國與中原古今無異據士冠禮可見推髻恐如今人之北髻蠻人不冠故用此耶初喪笄纚至小斂馮尸後始去笄纚則髮自被故不得不括髮男子之括髮婦人之髽皆去笄纚以後事而括髮之狀恐如今人露髻而以麻包而固之矣

答推髻不敢臆對其餘高見似然漢書衛滿尉佗皆推髻此夷俗也似今我人頂上作髽環結之狀且家禮冠禮合髮髻施掠蓋中國童子頂上作雙紒齊詩所謂總角丱兮是也然則頂髻與我人無異矣更攷之

問既夕禮丈夫髽男子亦稱髽誠可疑然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然則髽免同義或可幷稱於男子耶且婦人笄而男子亦稱笄斯則笄纚之稱亦同矣未知如何

答古者丈夫婦人纚總等首飾以內則觀之小無異同甚可疑也髽字亦然

問 闕

答殤立後一節平日甚疑之曾子問孔子曰宗子殤而死庶子不爲後也云則其不立後明矣小記爲殤後以其服服之陳註以父子之服釋之與曾子問不

同何也若如國家之禮則雖殤而嗣君固有君臣父子之義如以私家言之則宗子雖有君道豈得與國家之禮比而同之乎殤無為人父之道而不立後明矣其云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者言既冠既笄則固有成人之道故其服亦當以成人之服服之非謂以此有成人之道當為之立後也然則小記曾問二後字不同當從疏說無疑〇更攷陳註終不襯切丈夫冠而不為殤則下文何必更言殤字乎此上下殤字似不同而陳氏合而言之何也丈夫冠而不為殤則為之立後猶或可也婦人笄而不為殤

者亦當立後乎故知此節以服制言之無關於立後與否也此當釋之曰既冠既笄則有成人之道不可謂之殤矣然則其服當以成人之服服之矣下一句疏謂既為殤者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以本服服之者喪在未立後之前不須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此意較陳註甚於本節無上下橫戾之患而其與曾子問殤不立後之意同矣

答權既明書

昏禮無男家告廟之明文故白虎通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左傳鄭忽有先配後祖之文朱子

載于通解而註之曰此與儀禮白虎通不同疑左氏不足信然而曲禮曰齋戒以告鬼神士昏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鄭註用昕使者用昏壻也疏曰用昕使者謂男氏使向女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昏親迎時也據此則男家告廟雖不出於儀禮正經而已有古禮之可言矣是以杜氏先配後廟註云禮迎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遂因公子圍事其所引禮即上曲禮士昏禮等屬耶今則家禮爲後來禮家三尺必從無疑也

答權旣明書 戊子

細觀来諭有未悉愚意者請畧布之公書云若一意反觀内省而脱畧於講討則未免江西一偏之歸又云一欵質疑反陷罪過又云義理頭腦處寧容噤嘿不言乎辭氣之間太涉發露有不平底氣像前日愚書信筆書報後茫然忘失未知有何語句教公以江西之學亦何嘗於義理頭腦處教公以噤嘿不言乎嘗聞朱子語其門人以讀書之法曰文字寧看得淺不可太深寧低看不可太高又曰公看文字好立議論是先以已意看他却不以聖賢言語來澆灌胸中自後只要白看乃好愚嘗觀公之讀書每欵自主議

論而必求其深高故讀一書得一理未及加沉潛縝密之功而先自主張必欲求合於已意若或於此不能亟回頭疾旋踵則膠滯之久自用勝而欠遜志虛受之義未必不為心術之害而有妨於進德修業之大功矣當此世衰學絕人心陷溺之餘公輩數人相携於寂寞之濱滄桑局外自做冷淡生活歌詠先王之遺澤講論六經之遺旨是何等大歡喜好消息耶是以區區相愛之至不量自己之有無必欲其玉成而無一疵爲前後盛問之來不能言下領會而為巽與之言此所以愚昧之見每見阻於高明者也昔白

樂天作詩一篇必就問于鄰嫗嫗曰能解則錄之曰不能解則棄之愚於諸公若蒙不遐思欲為白氏之鄰嫗公能肯許否公每謂大學古本自好不必改定又謂格致章自存不必補亡又謂聽訟章似無著落此非公自得之見先儒已爛漫言之矣愚意則常謂讀章句爛熟其於朱子本意一句一字皆有下落然後始觀諸說觀其議論而已今無積累專精之工而客見新義横在肚間率爾曰此是而彼非其於進學之工有何益而公所謂義理頭腦似不在此等處矣愚亦於少時妄論格致章之不必補曰經文物有本

末之物字已是格物之物字知所先後之知字已是
致知之知字而接上節知止之知字下節末句云致
知在格物又接應上節觀其文勢少無罅漏此足為
格致之文不必更為補傳此又非先儒之言而所謂
自得者也後来思之讀書如此亦何所益故只歛屈
首於先儒已定之論若小兒之受業于師只當聽受
而已此果鈍滯無才者依靠掩拙之計而亦後學之
義惟其如是耳然天下之義理無窮而昔賢之引而
不發者亦多講磨習熟之餘如有十分自得可以質
鬼神而無疑者則或發之言語著之文字宜矣亦何

必拘拘為也然此豈可易易者乎大學之分經傳自
朱子始而必以傳釋經自傳之首章止三章釋經文
首兩節聽訟章釋物有本末節其下諸傳釋經文之
八條目其義犂然可觀而粟谷亦以聽訟章為未穩
此恐未解朱子釋經之例也公又謂身有之身字當
如字讀不當改以心字力言不已借如公所言其於
文勢文義有何十分明白不疑者乎或者謂中庸有
靜存動察之工而大學則只於動處用工無靜存之
工此却不然矣蓋大學論心之書誠意以上皆於動
處用工恐其有躁擾不寧之患故正心章必言四有

所言心有此四者則長在動上而鑑空衡平之體不得其正而汨亂之也故必欲去此有所之心然後反其本原而得其正矣心得其正主靜之意勝而易流於昏忘故又以視不見聽不聞繼之以戒其無心之患此二節正如孟子勿忘勿助之意而若能如此則身之所謂修者舍是無他矣或問此章之末又引孔子操存舍亡之訓及孟子求放心之語以結之其意亦可見矣公必欲以身字讀為可則頗為一通文字以示之破此迷昧如何

答權既明書 庚寅

示諭縷縷非公物我兩忘之盛心何以及此慰感難勝鄙所以平日罕言此等物事者非有他也盖其才分不及而實於此有隔壁之聽故也然而尊信退陶歸宿師門不敢有異議者是素所自許而來書云士興見與士凝書謂鄙說於歧貳之中又有歧貳看来不覺騂汗浹背所謂歧貳者似指龍湖公喜怒同歸七情之說其所謂又有歧貳者指鄙說之何句而言耶豈非文辭短拙詞意未暢而然耶請就砭教中畧言其所以然可乎朱子曰人心道心既以形氣性命之發得名而合而言之則言人心而道心亦在其中

李子曰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然氣禀之異又曰四端是道心七情是人心若其細分則四七之與本性氣禀人道之別實有不同者李子豈不知此而槩言其大體故其言如是愚祖此而為之說曰性一也而有本性氣禀之異心一也而有人心道心之別情一也而有四端七情之分渾淪言時只當曰性曰心曰情而已四七之發雖有理氣之殊而各自對立然均是情也則單言情時四七固皆不在於情圈中耶及其所發之不同然後實有二路之分開而不可以相通矣長川公喜怒理發之說與禮運七

情迥然不同此義前日與公言之公其忘之而又有此云云耶大抵此等說話易生枝節雖云道理由講論而明然人心不同立言各異辭說漸繁氣像不好此愚所以緘默而不敢言者也四七別紙實歎開發退陶及師門之意以答士凝之問而病中精力難強未及搆出旋自念之此亦自費一說所謂同浴之譏裸裎姑止之不敢屬筆耳與蘇湖書段段籤教是不過文句間疵病因舊露拙亦似無妨且其末段過喜過怒云云一節即長川語也所從來既為理發則不可以其末流之或過中而指為發於形氣也此意無

病其云與高峯畧同者謂以喜怒之有理𤼵言也非謂公喜怒與中節之七情同也故不曰同而曰畧同且注其不同之意非有如公所慮故不敢聞命幸更回教

答權旣明書 壬辰

来書以九疇之取法於洛書為可疑至云自一至九之數是童幼之所知何待天錫而後知之又云河洛出於緯書戴九履一之數有不足信歐陽公嘗以河洛為怪妄之書不意公又有不信之語其或掇拾歐公之緒論欵求異於諸儒篤信之論而然耶若是怪

妄不信之書則何以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云
耶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易傳可考其曰天一至地
十云者與今所傳河圖沕合不忒此果為怪妄而不
信乎大禹則洛書而布九疇雖不經見而大戴禮明
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且其自一至十
非汎然列數之也天開子而一者數之始也故一數
起於北參天兩地而倚數故三其一而三居東三其
三而九居南三其九而七居西三其七而一又反于
北此陽數順而居于四正方二居西南兩其二而四
居東南兩其四而八居東北兩其八而六居西北兩

其六而二又反于西南此陰数逆而居于四隅方此豈非位序起數自然之象乎又履一戴九一九合而為十左三右七三七合而為十二八四六皆相對而為十洛書雖數止於九而十數包在其中則亦為五十五而與河圖合且縱横數之皆成十五是法象之自然其可謂以人為之而指為怪妄不信之書乎伏羲仰觀俯察大禹治水成功之際將欲畫卦布疇為開物成務之業而圖書呈瑞其位數有可據而明之者也故因寓其位數而則之耳二聖人靈襟不測膚視無涯雖非圖書豈無卦疇適值禎祥之出而為之

耳程子曰観兎可以作易況圖書之位數有非兔之
可比者乎公以自一至九為童幼之所知是果然矣
然其位數豈童幼之所知乎如公之言則孔子所謂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語其無異於今世小兒星一
我一星二我二之諺乎後人或疑河馬洛龜之不必
然則天地間禎祥災異之来其變無窮若綱目所書
曹叡時張腋龜文豈可以常例言之乎幸公潛心密
察于河洛之文以求其至當之歸趣勿遽為率易快
口之論而自歸好異之科如何公書河洛出於緯書
系辭之外又見於何等緯書耶河洛為數之宗而讖

緯之書專主術數故引而用之亦不異矣以緯書之所引而指以為不信舍易傳分明之語者何也

答權旣明別紙 壬寅

復有二義平常死者復之以衣有招魂復魂冀其復生之義兵刃死者復之以矢死於道者復之以綏有引魂返歸之義檀弓註云兵刃死者無再生之理用不亦誣乎來示謂之誤者誠然矣家禮楊氏註曰淮南俗有暴死者使數人升屋及於道傍徧呼之亦有甦活者此語果然矣僕少時在南中山寺寺僧伐木于硴崖之上轉而下之下有僧未及避心慌俯伏木

跳過僧身幸免碎骨之患而因伏不起諸僧就視之則僧已死矣一老僧令羣僧徧山而呼之須臾其僧應聲而起此與蔿氏說不異冀其復生之語豈不信哉

先王朝鄭相錫五使燕道卒返靷之際若遇山曲路回不相通望之處則必擧旌而招魂云此語聞于其時同行者引魂返歸之意實得禮意矣未知五禮儀有此儀否也

禮運註以見間二字合爲覸字尋常不疑今引祭義及既夕禮藏器加見之文而明其不然誠幸誠幸

被髮之疑自前言之數矣且丘氏儀節辨之詳盡而

末乃曰不敢自是姑記于此蓋以大同之俗不可猝變故也然而左傳晉大夫反首茇舍秦穆姬免服衰絰蓋以國破君擄故以喪禮處之也注反首亂髮下垂也禮親始死雞斯云而吉笄必去之矣去笄則纚解而髮必被矣此語疾書已言之考之如何余在木邑時聞湖中有金姓儒士爲纁衣所按驗首問親喪不被髮之罪對曰此是古禮好禮家多行之遂擧一二時宰家而證之若然則今世亦有不被髮者矣然君子行禮不苟變俗聖王不作未定一王之制則私家匹士何敢斷然行之乎

沐浴五禮儀君喪用香湯盖出於周禮大喪𥂴鬯之
意也士庶家用之不其僭乎以稷以粱何害之有
勒帛之為帶屬明矣家禮劉氏璋曰若無深衣帶履
用衫勒帛鞋亦可此以勒帛對大帶而言則其為當
時所帶明矣東史宋帝賜麗王冠服有勒帛一條不
曰二而曰一則非帶而何丘氏不知以為纍足之物
而沙溪又從之盖古今物名之不同而有此誤也

又答 壬寅

喪中改葬合窆世必多有行之者未知何以為之而
以喪之輕重言則父重而母輕以服之輕重言則齊

衰重而緦服輕兩者處義實難若父喪中遷母則斬
衰喪葬前不敢變服改葬時惟以斬衰行之恐爲當
然禮曰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
斬衰先葬其葬皆指母也此以斬衰爲重不敢服齊
衰以臨母葬也卑統於尊其義然也當破舊墳時用
緦服下棺先輕後重則脫緦服齊衰以臨母葬窆後
又脫齊衰服緦以臨父葬因行改葬一虞後復脫緦
服齊衰題神主返虞行祭皆以重服行之情文似然
或曰父喪遷母合窆則緦服因不製耶曰不然所謂
斬衰但用於合窆之時至若破母墳時及行母改葬

一虞時似不可因服斬衰而行之家禮有重服中遭輕喪者成服之文此可以旁證雖在斬衰中遷母合變時緦服不可不製也愚見如是更示可否

出系子本生親喪服未盡前所後家祭祀以凶服將事實為未安而若單子無他替行者則勢將躬行且今俗平凉子布深衣為喪人祭祠堂之服即古墨衰行祀之意也出後子與嫁女不異古雖有女子既練而歸之禮今世出後子將行此禮付所後家事于誰人乎此恐行不得

答權旣明問目 壬寅

問家禮虞祭亞終獻哭與不哭終無的論故喪內
祭亞終獻今人或哭或不哭禫祭條曰三獻不哭
則喪祭三獻皆哭可知且虞祭初獻惟主人哭餘
不哭則亞終獻只使獻者哭可知今人引忌祭初
獻主人以下皆哭之文喪內祭初獻皆哭誤矣
答虞祭初獻主人哭再拜復位哭止亞獻云如初獻
三獻云如亞獻則亞終獻之有哭明矣上云哭止則
惟獻者哭耳士虞禮尸入哭止尸謖時又哭註哭止
尊尸是以中間許多節措皆無哭出於尊尸之意也
家禮依此為餘人不哭之禮耶初獻惟主人哭則衆

主人若弟若子皆不哭是甚可疑忌祭初獻主人以下皆哭虞為喪祭之始而重於忌日喪禮哭為重則今却不為者何鄙家前日虞祭時讀祝後至侑食而主人以下皆哭盖出於禮不足哀有餘之意也

問讀祝時諸人無俯伏之文而今世主人以下皆伏何也頃聞家間已行之式

答古人以俯伏為尊敬之節史多言羣臣莫敢仰視則君前平時俯伏矣蘇秦傳云俯伏侍則亦盡尊敬之道矣莫敬於祭而祭先之際無俯伏之文是未可知也亦無禁俯伏之文則俯伏亦不為大段失禮矣

禮雖無文行之何妨鄙家亦依俗行之嘗觀忘不記
誰人禮說曰中國之人以立為禮東人以俯伏為禮
云俯伏之節東俗然也

答權既明書 壬寅

盛問之下終不能緘嘿畧陳鄙見自古禮有因革非
苟為異以其俗尚之漸變而然也故曰君子行禮不
苟變俗苟其大體存焉則儀節之稍變從俗勢也如
殷人練而後祔周人何為而卒哭而祔質家大事用
日中文家何為而用朝乎此皆無關于大事而若是
之類似皆從俗而然也秦火之餘古經不全漢儒掇

拾成編而其為全經則未也自叔孫通曹褒以後一王之禮雜用古今而過於從俗古禮之湮而無傳職由於此此識者之恨也自此以後至唐諸家箋疏明白而士大夫家所行之禮皆不過因俗裁定而已開元禮出而後遂為天下貴賤通用之禮有宋諸儒皆不過因此增損魏公祭儀并採七家而亦不出於開元禮溫公因之而有書儀朱子因書儀而有家禮其大義雖從古禮而其間儀節則多未免從俗矣此豈皆好異而然哉今公以家禮之侑食在三獻之後讀祝在初獻大失聖人之本意為言愚以為不然古禮

有尸故未迎尸前設神席陳饌讀祝以享神旣迎尸後三獻皆有侑食告飽之節後世無尸則其勢不得不讀祝於初獻之後開元禮已然無享尸之節則其勢不得不侑食於三獻之後矣公以是爲非則公之意其欲讀祝於降神之後三獻皆侑如享尸之節耶頎歆聞之古禮甚繁家禮省而從簡不必以是爲非矣灌焫之僭溫公已言而代以焚香酹酒朱子亦曰灌獻爇蕭乃天子諸侯禮丘氏曰後世焚香祭神雖非古禮通用已久鬼神亦安之矣按開元禮大夫士以下祭禮皆有爇爐炭蕭稷膟膋之文則自唐已許用之

固無妨且焚香酹酒即求神於陰陽之義其義精微
立氏神亦安矣之說是矣公能以其涉于僭而廢之
否至若魏公祭儀十月朔燒獻寒服之禮必是當時
謬禮而魏公行之若是之禮準于古而無據適足為
後世巫祝之俗習也則亟去之無疑矣豈可以此之
類而一切麾斥而非之哉公之好古之意誠為欽歎
第未知其能擺脫唐宋以後程朱子所行之禮而獨
行之否聖人寧儉寧戚之訓雖未合于中庸而至矣
盡矣區區末節之從違何必一一從古而非今耶今
世俗節薦獻古所無公能一切反古而不行耶以祖

先之神道言之既安于此則不可以一時好古之義而有所移易也此等禮有王者作定爲一王之禮而後可也然愚之意則細瑣節目不足恤也本乏見識凡所論列不過依樣先儒之說爲掩拙因循之計自知其才之短拙而然也然若有十分眞正之論則愚雖劚劣何敢立異於同好之間而執迷不悟耶此等說話既未相合則無異於甲乙互爭同歸未易此後書疏只合道寒暄情素而已若論禮論經等語不當借視聽於聾瞽而試其然否也君子誠實之道亦如是耳

答權旣明書 甲辰

原書云向承談經論禮雲消霧散之教不覺惕然于中哲前日之繳繞文義無所實得得為大罪自念朝夕救過不暇何敢更有論説耶以此向来迷見劄録者一併毀棄未死之前惟嘿以自修毋陷大惡恐為究竟法耳

承喻公書大異前日規模頗帶伊蒲塞氣味公何為而有此言耶聖遠言湮惟有遺訓後學讀此而窮其義為踐行之實自是吾儒法門也繳繞文義無所實得是於明善誠身之義不加實功而然矣若知其為

病則只當灑脫於考求訓詁之間實然用力於四勿三貴之目而積累之久自當心與理一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精而明者庶乎其近之矣豈可以此而棄經學之功而自分為大罪耶来書又云未死之前嘿以自脩毋陷大惡為究竟法此何異於少林面壁朝夕念阿彌陁佛懺悔前過懇乞佛前得生天堂求免墮落地獄之意耶愚於此誠不知公之有此言也

答權旣明書 甲辰

頃者公書大異前日此僕所以有伊蒲塞之語也繳繞文義自是儒學之所不免公引以為大過何也終

無實得是自己之過也既知其病則旋下其藥自是吾家法門以公善究覈善辨析之才不為回頭於明善誠身交致其工之業而有此黙以自脩無陷大惡之語耶頃者聞嶺儒之言復見士興來借七克心竊疑之而謂之曰七克是四勿註脚雖或有刺骨之談何取於斯耶其後轉聞洋學大熾某某為首某某次之其餘從而化者不知幾何云不勝驚怪既已浪藉於人則不必掩遮於相好之間矣老佛楊墨以其道之不同於吾儒故其弊也歸於虛無寂滅無父無君之教此所以為異端也今所謂天學是佛氏之變其

名者爾愚亦畧觀大意天堂地獄一也魔鬼一也齋素一也無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一也十誡與七戒不異四行與四大亦同其餘不能枚舉而大抵以救世為言鳩摩羅什達摩尊者皆以救世涉重溟到中國以宣其化利瑪竇等亦不過如是而已古人謂釋氏自私欲超脫生死而然也今為天主之學者晝夜祈懇祈免墮於地獄是皆佛學也諸君平日常斥佛而今束手於此則必有別般文字可以動人者而然也是故前書之請有以也今聞德操抱多少書而進去今者過此不見未知其故也豈以其道不同而不相

謨耶天主導人為善之意必不如此也然聖人明明德於天下者其救世之意為如何哉何必捨名教之樂地而求生天堂乎所謂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此也幸諒更教之也

與權既明書 甲辰

不審辰下侍履如何日前再度候書畧攄鄙意或見荅而不荅所問之實事或不賜答似以事故之悤悤行人之忙遽而然也竊有微意又申前見而索言之亶出箴規之意不以老耄之囈語而麾斥之試屈意而垂聽焉朋友之義貴在規箴若不規箴而徒以諛

佞為意則是果朋友相與之義耶世所稱朋友所謂面朋非同志為友之友也僕之於公安忍以面朋為期而惟其言之是從乎僕本不才知見鹵莽不敢與論於講討之末前已與公言之矣豈敢復此煩聒而蓋有不得已而為也公自少為學至此已多年矣可謂年高德卲而終無定規務出新意而少信服先儒之意考究同異而無沉潛縝密之工不用力於涵養之實而本源不固不遵行於已定之訓而私意橫出以是之故隨遇而變見物而遷人曰主敬之義非也公亦曰非也人曰未發之訓非也公亦曰非也人曰

人心道心之語非舜辭也公亦曰非舜辭也聞人好異之論不復深究體察而從而和之公之受病全在於以主敬未發為非而不能致力於本源之致也今又聞西士之學公未免為浮躁諸少輩之所倡導今世斯文之期許知舊之倚重世人之屬目少輩之宗主捨公而誰而忽焉為異學之歸是果何為而然乎以愚觀之西士之言雖張皇辯博而都是釋氏之粗迹半不及於禪家精微之論寧從達摩慧能識心見性之言豈可為西士晝夜祈懇無異巫祝之擧乎為此而果免地獄志士必不為也況為吾儒之學者乎

是為聖門之怪魅儒林之蟊賊亟黜之可也今聞某某輩相與結約攻習新學之說狼藉去来之口此皆公之切友與門徒也公如有禁抑之道豈至此橫鶩而不惟不能禁抑又從而推波助瀾何哉向者菊孫過此畧道此事余語其不然而強辨不已余已知其出於家庭之論耳夫道家之尊老君釋氏之尊釋迦西士之尊耶蘇其義一也三家之學皆當其人為之耳非吾儒之所學也西士之學後出而欲高於二氏託言於無上之天主使諸家莫敢誰何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其為計亦巧矣余畧觀其書瘡疣百出書中

言論妄誕詆斥聖賢之意不一而足以為皆不識真道之所在何如是無忌憚也為吾儒者不能明辨而痛斥之乃反斂衽而束手為未知有何實然的知之理而然乎蓋其人固多異類聰明才辯技藝法術非中國之所及者故今多屈服於此并與其學而信之云豈其然哉其學之荒誕靈怪實與二氏無異今之儒者斥二氏為異端而反以此為真學人心之惑溺一至於此此正世道汙隆士學邪正之一大機也噫天下之生久矣氣化嬗運醇漓樸散治日少而亂日多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正學泯而邪說張世愈降而

漸趨於下豈不可悶西士耶穌之名即救世之義而所尊者天主勸善懲惡而有天堂地獄之說與二氏同其誦言誘導者天主也天堂也地獄也大義只此而已余依其說而解之曰彼曰有天主吾亦曰有天主天主即上帝也詩書之言上帝聖人之言天明有其文則豈無其實而假託以言耶彼曰有天堂吾亦曰有天堂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三后在天書曰多先哲王在天既有上帝則豈無上帝所居之位乎彼曰有地獄吾乃曰地獄之刑異於聖王制刑之義甚可疑也聖王之刑制之於未然何如其仁也

地獄之刑生時任人為惡死後追論靈魂不幾於罔
民乎今見其書所謂地獄之刑殆非人世可比豈以
上帝至仁之心何如是慘毒乎且言人之靈魂終古
不散受善惡之報此理茫昧不能質言先儒散有久
速之說似然矣若如其說則寅生以後人類至多地
獄天堂雖云閒曠何處容其靈魂乎以人道推之則
自古及今人皆長生不死則人數至繁其能容於此
世乎嘗見佛書一鉢上容六十萬菩薩其果如是耶
是其說之妄也然姑因其說而不斥之曰既有賞善
之天堂則亦有罰惡之地獄其或然矣然天堂地獄

誰能見之乎至若傳記之所存氓俗之所傳終歸荒誕闕之可也晉書王坦之與僧竺法師為名理之交嘗疑天堂地獄之說約以先死者來報一日竺師来見曰我已歸化地獄之說不然而但當勤修道德以躋上昇耳此亦以地獄為無也然而此不足說也其有無不必多辨但聖人不語怪力亂神怪是希有之事神是無形之物指希有無形而語之不已則其弊何所至底耶是以聖人不語也以吾儒事上帝之道言之上帝降衷之性天命之性皆禀於天而自有者也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曰對越上帝曰畏天命

此非天地有形之天即天主之天也無非吾儒戒懼謹獨主敬涵養之工尊事上帝之道豈過於是而不待西士而更明也所可痛者西士以上帝為私主而謂中國人不知也必也一日五拜天七日一齋素晝夜祈懇求免罪過而後可為事天之實事此何異於佛家懺悔之舉乎吾儒之學光明正大如天地之高濶日月之照耀無一毫隱曲怳惚難見之事何不為此而反以彼為真道之所在耶其學曰此世現世也現世之禍福暫耳豈若為後世天堂地獄之禍福萬世之受苦樂乎愚於此亦有言曰天主上帝之造此三界有上中下之

分上界有上界之事中下界各有其事所謂上界下界之事非人之所可測量者也如以中界人事言之為人之道不過修己治人而已修己治人之事具在方冊若依而行之則自有可行之道所謂西學救世之術豈過於是哉名雖救世其實專為一己之私無異道佛之教也其所謂救世與聖人明德新民之功公私大小之別為如何哉其流之弊必將指無為有指虛為實舉一世而歸於幻妄之域人心煽動後世所謂蓮社彌勒之徒必將接迹而起為妖賊之嚆矢而亂未有已作俑之罪其必有歸矣吾人既生此現

世則當從現世之事求經訓之所敎而行之而已天堂地獄何關於我哉日前于四来宿語到此學乃曰西國嘗禁此學誅殺不啻千萬人而終不能禁日本亦禁此學誅殺亦數萬人云安知我國亦無此事乎況此黨議分裂彼此伺釁掩善揚惡之時設有人為一網打盡之計而受敗身汚名之辱則到此之時天主其能救之乎竊恐天堂之樂未及享而世禍来逼矣可不慎哉可不懼哉公輩既溺于此則不能洗心旋踵以祛此習反謂之曰地獄之設正為某丈愚於此甘受而不忍為此態也昨日柳王卿録示錢牧齋

景教考一節其言曰大秦今西洋夷僧之黠通文字者膏唇拭舌妄為之辭雖有妙解可取其所行教不過西夷之事明是竺教之一支下乘最劣者其言正與鄙說合錢是當世人則豈無所見而云然耶以此言之中國儒士必不尊信此教可知而其所信從者不過市井閭巷之愚氓也公輩不能從中國儒士之學而乃與其愚氓同歸豈不羞吝哉此正大是非大利害間故不憚煩而求教幸夬賜至論以破愚迷之見至可至可天學說問欲為錄送而書出甚難不得送呈于四謄去則似有可見之路然皆妄說何能動

公輩已定之成學耶士興之聞問久阻或有安信之可聞耶如有便此書貽送見後焚裂之意亦告之如何不宣

與權省吾日身書 壬寅

向者古文尚書一節令伯有言溪以皇甫謐僞撰為言而從古儒者皆為謐所欺云其時畧有所辨而今見来書紙頭所録是令伯筆也終守舊見人見之不相合如此豈可强以同之乎大抵書經源委吾頗詳知之矣三墳五典尚矣無徵孔子删之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凡百篇遭秦火爝滅漢文時伏勝以周末遺

民猶誦舊文使鼂錯受之得二十八篇是曰今文其後偽泰誓出合為二十九篇太史公所引皆是偽泰誓也武帝時魯恭王毀孔子故宅於複壁中得古文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等文孔安國校正於書得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今文合於堯典）益稷（今文合於皋陶謨）盤庚（今文合三篇為一）康王之誥（今文合於顧命）共為二十九篇合今文為五十八篇今所傳是也古文即孔壁所傳而司馬遷問於安國此出於漢書可攷而知也後以巫蠱事未遑傳焉自此以後漢儒但聞尚書有五十八篇而孔壁所傳未及見矣其時有張霸者造偽書二十四篇稱

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皆霸偽文也杜預左氏註韋昭國語註趙岐孟子註所引書皆出於孔壁古文而霸書亦不存故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後來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不立古文然歆所見亦霸偽文也是以賈馬鄭服之輩皆不見古文令伯所云鄭玄初不見古文云者是矣但此無十三經註疏無以覈破是可恨也東晉時梅賾奏上古文始行于世而齊明帝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古文舜典至隋文帝開皇三年求遺書於是而古文大備唐天寶間詔衛衡刊行古文遂大行于世今所傳皆天寶

本也蔡邕石經皆伏生今文也書經源委之見于正史者如此未知後来中國人於正史之外求得何許别般文字而要不出妄人之謊說也明人好詆宋儒而其所詆者皆是文人之輕薄者也無異於廊溪之罵主其中雖不無可取之言而豈可以此而尊信之乎晉書皇甫謐傳少時亦見之但記其所著文字而所謂僞撰古文尚書則未之記焉恨不能更見定其然否也且鄭註之非古文則信如令伯之言而孔疏之見于今蔡傳若蔡仲之命伊訓太甲君陳等篇不一而足則孔疏之見古文信矣而終不斥謐書之僞

者何也至於孔子所引君陳及左傳國語孟子禮記所引許多文字皆非古文而何假使謐剽竊此等文字而為之謐之文傳于世多矣其論說義理文章筆法豈謐所能窺其彷彿者乎今不信前古儒賢傳信文字而突然聽信新學後生輩之妄見指以為信而推波助瀾曰從古諸儒皆為謐所欺云從古諸儒有何等見識何等博覽而幾數千年昧昧見欺而莫之察乎顧此愚昧惟有篤信古賢之意所謂宿習難忘舊步難改而革舊從新非大勇而能之乎終不能爛漫同歸奈何奈何昔在湖邑有一士人來問某丈以

人心道心之說非聖人之語聖學無涵養工夫涵養之說是後儒妄論也聞之不勝驚駭以不知荅之今者若此等論無異於是竊觀近來諸君經學實有透得新義發前未發者而若徒致力於此未免能言之歸而向後驚天動地之論愈出愈奇而六經無全文此豈成說乎君子之學雖在明經而師心自用則經亦何用哉以近而易知者言之家有賢父兄其言行可為子孫之法則而不無一二之錯誤則以其一二之錯誤掩其大體可乎程朱是後世之亞聖而斯文之父兄也人若詆訛其賢父兄則是果為良子弟乎

愚見如是而已

與鄭君顯 赫東 書

久阻良菀定省之暇讀詩有味能有新意否讀詩無別意古人已言之矣不過曰求其性情之正而已夫子論詩數語盡之當體其意而讀之耳四書性理之書則有可以字字句句求之者矣詩則不如是統看大意及比興之義次看分章立言之淺深次看每句志向之所存則其人情客察庶可無所逃矣然而詩貴諷詠上下而求之若卒乍急迫而讀之則亦不得其眞味矣古者專對無詩才則不能焉於左傳可知

盖酌人情審風土論政事察物理無過於詩故其所詠之事雖引物比興似為不緊而若引歸於實地人事而觀之則言意之外自可有覺得者矣所謂諷諫詩是也言者無罪聽者不怒此意思却好亦不可不知也

東山二章槩言丈夫出征家人獨居室宇荒廢不能脩理故其言如此也家中雖有婦女安能事事不徑如男子時耶婦人惟能主饋井竈之任容或為之其他非所能也且男子不在家則無人往来簷宇不除室堂不掃果臝之施伊威之在皆所不免也古者上

農夫八人其下則至于一夫一婦而一夫出征則家中惟有一婦在矣假使有餘丁凡師旅之大者則必竭作竭作盡赴征役之謂也然則家無男丁者亦多矣大抵此詩在上者為之代言其室家荒廢家人思念之狀以盡其情而已安可必謂之有是事然後為是言耶孟子所謂不以辭害意是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若言人民多死户口耗縮則可謂之靡有孑遺可乎讀詩大體求詩人性情所發而究其旨意之所存次之諷詠以審其比興之體次之名物以覈其物理之然可也若致意於字句如四書性理之説則太

叚不可

與鄭君顯書 庚申

古昔有志士每云悲秋嘿思其意則信有可悲者存焉光陰迅速為可悲也氣候蕭條為可悲也有志未就為可悲也今適節近重陽亦念今人與古無異矣足下年富前塗儘遠非如鄙物到下春之勢而有難瘳之疾者矣然而風光不貸少者易老健者易病無志則已苟有志焉盍於少而健時用力雖至老病不使有仰屋之歎如鄙物為也年前與君相從樂善意多而向學心切私心喜仰近來或相見過似與前日

少異氣貌言辭之間或未免有流浪之漸亦似無慥慥喫緊之意私心悵然不任區區豈非息息相見有未及知而然耶若使吾言妄也妄在我誠為可喜若有一毫不妄其能加意否心有所存不敢蔵於相愛之間無以病裏囈言觀則何感

答鄭君顯書

南渡以後朱子之學行天下我東則事元以来畧知有濂洛文字而牧圃諸儒始倡性理之説至退陶子集其大成而其平生為學也步步朱子心心朱子亦東方之一朱子而節要一書盡其精力則誠學者之

最初用工終身受用者也然而近世人多不讀之是以實學漸晦而俗學漸勝也今聞讀此書不覺喜悅每見人勸讀此書亦以勸兒曹而未見其從何幸吾人之有是工也頗勞力無致意於文字之可法而究其心術用功之源如何如何

與鄭君顯書

歐公詩云天下至樂事終日在几間後人以至樂名其堂而朱子記之周公豈欺我哉每以此欲告相愛之間舍君顯而誰哉幸須勤苦其業恢拓其心且謙謙自持不徒外為恭遜而已內亦與之俱化則其進

豈可量也

與鄭君顯書

近來常竊觀左右神氣未叙有若隱憂深慮者然未知有何關心而見於外耶古人雖曰心欲小張子亦曰心要弘放盖弘放則心界恢拓多少物累不能以撓之中庸素位之效亦自此中出來卽物雖不敢以是自許而居窮處困隨事應之而已未甞係累故積病在身而撑度至今未必非其效也大丈夫七尺之身為瑣瑣物累所牽致失我和平之氣豈不可惜者乎

與鄭君顯書

嘗記古賢告君之語曰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少接宦官宮妾之時多近習之害不惟人君為然也匹夫亦然雖欲有意于此事衆楚之咻未免牽已而動心焉凡儕流之握手把臂謔浪笑傲莫非害吾之德性處此甚難矣幸諒之焉

書贈鄭君顯

古人常鷄鳴而起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周公思兼三王坐而待朝可見矣杜詩居家常早起治家不早起事務叢脞治心而怠惰其身使曉朝清明之

氣為睡魔所困何哉
身者親之遺也一毛一髮非我所私苟知此意當識
事親之道舜聖而瞽瞍惡舜事瞽瞍曷嘗知己之為
聖哉恭為子職瞽亦允若後世人父豈更有瞽瞍而
人子不能盡其職陷身不孝其禍始於恃恩中於不
順終於自私可勝歎哉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生
養病憂喪哀葬祭以禮惟無違而已
吾心之靈萬善備具諦思則立名而止然而公私義
利之間天理人欲與為消長非以聖賢義理之說澆
灌心源則靈明之體有時枯滯矣故必讀書以求義

理之所在而體行之

心身之君也與身恒於斯敗身恒於斯敬謹以守之猶周召之輔成王乎怠荒以失之猶蜚惡之助受辛乎

人生斯世與衆人共處何處多得賢師畏友以處乎嘉善而矜不能皆為我師無論親踈貴賤賢愚皆當謙恭而待之詩云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若貌温謙而心不温謙是偽也非真也德之賊也此當驗之於心不可須臾忘

客散事歇心身俱閒萬境皆寐此時私欲易乘當振

扳精明瞋目猛省克敬克畏以保虛明之體若心無主宰浮念乍生作生不已至于煩擾攘却不去漸流于惡不能禁止凡制治者治于未亂之前治心者治于未接物之時

心有所欲當思之曰是天理乎人欲乎天理則擴充之人欲則遏絶之預察而審防之

學之不進由於姑息也優游也遊戲也三者為陷人坑一墮其坑終身不能自扳學之不進由於自畫也自足也二者為鬼門關過此則有無限好光景

猛將用兵不勝不退酷吏斷獄不決不止學猶是也

日誦夙興夜寐箴敬齋箴 日玩小學家禮

讀書次第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心經近思錄性理諸書兼致其功

詩書春秋易

右二書自爲別般工夫

綱目諸史及經綸諸說兼用功 禮

答鄭龍卿顯東書 庚子

令胤傳致手疏此非等閑情分示諭稅服一節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稅音堆追也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然則小功聞訃後時可以聞訃日計月爲服只服殘月似不可矣以禮言之則小功不稅而曾子言如

此以情而加厚之也况總是服之輕者却不稅矣如此服則只當如服小功之例耳人家有事則必告于祠堂喪是何等重大而古今禮皆無所言盖以宗子言之擗擗叫遑無暇於告他人攝告亦不可故也自創無於禮之禮非後人之所能此亦君子謹禮之一端哀意如何既告于家廟則事在既往不必言若宗家未告之位似不必更告矣

與鄭龍卿書

望日之會可樂而禮節草草可欠亦涉擾攘實不如靜地穩晤也僕一無猷爲衰病作祟奈何聖人晩来

讀易韋編三絶且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後人其敢以衰病自廢耶三復諷吟不覺汗背公之窮窘甚矣亦以此意培埴自有之樂如何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書

答安正進景漸問目 辛卯

宗彝之彝即彝尊之彝其云宗彝者猶云宗廟之彝也蔡註宗彝蜼虎也韻書蜼猴屬謂蜼及虎也俗以宗彝為虎者非也首卷宗彝圖畫彝中畫蜼及虎二獸蓋彝中所畫也周禮春官司尊彝曰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據此則宗彝之為酒器明矣蔡註又言取其孝也以其享先而言之歟

乾象本義曰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内卦也

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本註云者指卦畫下乾上乾下四字而言也謂之註者以其細書而雙行故也經文云者指乾元亨利貞之乾字而言此為正文故曰經也坤象本義亦曰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其云註中經中者即與乾卦無異矣

形而上下之形字是上下界至處形居道器之間由是而上為無形之道由是而下為有形之器形道器三者不相離而道亦器器亦道矣若但以上下謂之道器則是作兩截而成二片不見一事一物莫不各

具道器之意須著形字說然後方見得上下合為一箇物事矣知以易言之易書即形也所以為易書即道也易書作而畫卦揲蓍之義著焉者即器也以人言之人身形也言語動作器也所以為言語動作者道也以人事言之父子君臣形也主仁主義道也發於仁而為孝發於義而為忠器也以此三字推之萬事萬物莫不然矣

答安正進問目 癸巳

問堂侄樂重之亡在於同知仲父在世之日則題主時以亡孫書之耶以其子孝孟名書之耶或云

宗孫當入廟一廟中二顯考之題實爲未穩或云各有傍題別無所嫌云未知二說孰是也議論紛紜畢竟以孝孟名題之若云有害於義則仲父關制後歆爲改題回示可否如何安山李萬頃之喪星丈主之耶元陽主之耶

答禮喪祭父在父爲主而惟庶子之異居者各主其妻子之喪今朋之爲同居之長孫則同知公當主之而題主以亡孫書之宜矣醇叟之喪星丈主之耳

問父在妻喪以亡婦書之耶以亡室書之耶支子當別立廟書以亡室可也而宗子與支子有異何

以為之也且其父已先喪妻入廟則一廟二亡室之稱果無嫌耶曾叟喪配時必有先行之禮回示如何此等數事人家多有之而議論不一莫的所從伏乞詳考禮說以為後來遵行之禮如何

答父在妻喪同居之子則父主之異居其夫主之禮也鄙家前日婦喪以亡婦書之

問人家或有親盡之主而庶孽以長房奉祀則以庶孽名書填耶以宗孫書之耶若以庶孽則主祀者當立上位以庶孽而居嫡宗孫之上無乃不可乎今則 朝家已許通清序齒自此以後果無害

耶並乞同示

答長房之法非古禮而自宋儒義起家禮從之遂為後世定制然以朱子晩來定論觀之不以為然據答李堯卿胡伯量書及語類答沈僴問可知矣長房之禮既行則雖庶孽子孫似無不奉之理故世多行之既奉其祀祝辭當用主祭之庶孫名無疑矣既奉祀而有祝則庶孫似當初獻而嫡孫叅祀則庶孫稍退後列以明不敢抗嫡之意似可今　朝家雖有許通庶孽之法　朝廷用人之䂓人家嫡庶之分自不相干矣

問吾先祖玉川公最長玄孫數年前作故喪畢後禮當祧埋而或者以為玉川公旣為士林之所尊尚則遽爾埋主大不合禮意愚以為百世不遷惟王妃之父及有功封勳者而已吾先祖以鄉閭謹飭之士只在祭社之列則傳世不遷不已僭乎或又以為玉川公精於禮學為鄉人之所矜式則於安氏為有功之祖何必澤及生民功存　社稷然後方可以不遷乎又引泗川睦氏祭玄軒事以證之未知或者之言為得吾家果為失禮耶近來嶺外官爵至貴人家有五六代以上或躋崇品或仕

清顯者皆別立廟奉祀而以為有功於子孫不可祧毁有識之家亦多行之未知於禮合否情雖無窮分則有限自是先王制禮則此乃近來文勝之末弊也回示可否以破愚惑伏望

答禮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者為百世不遷之宗我 朝勳臣不遷遵此禮也是以功業言也若無功業而子孫徒以祖先德行之可稱私自不祧有王家世室之嫌僭不可為也盛諭所謂玉川公不過為鄉閭謹飭之士只在祭社之列傳世不遷不已僭云者真所謂守禮君子之言何等欽歎丘瓊山曰今人

家初有封爵者雖爵有尊卑皆得以立廟為始祖又見中國文集往往有祠堂記率是庶姓之崛起垂蔭者為百世不遷之宗此等雖非國典所許私自為之亦不悖於禮意也玉川公既無封爵之可言又非崛起為始祖之比實無不祧之義然而亦有可據者不獨睦氏之於玄軒也昔朴醉琴五代孫以遷主之意稟于寒岡以為凡士大夫家有勳封不遷之法醉琴先生事業豈特封君比哉宜永世不祧竊觀玉川公敦禮勅行垂裕後昆其為子孫有功之祖大矣代盡後雖不能因奉祠宇為不遷之主依家禮藏主墓下

為歲一祭之禮永世不遷如何蓋後世禮節繁縟無所防限或有濫溢之弊祖先之有顯職者多在不祧之列誠如盛諭文勝之末弊也如此者其所以尊之適所以貽譏且神道聰明正直豈享濫溢之祀哉

答安佐郎正進問目 壬寅

問家禮嫡孫父卒祖在為祖母杖朞而無心喪之文經國大典亦然獨喪禮備要父歿祖在為祖母杖朞仍心喪三年鄉鄰中遭此禮以為家禮及時王之制如彼獨從沙溪之禮有所未安必以杖朞為斷而不服心喪遠近親舊皆以禮宜厚之說反

覆開諭而終不同惑彼家方問于蘇湖且請問于執事故若是煩瀆幸乞指教

答父在為母杖朞申心喪古禮而家禮父在為母服本服齊衰三年此從時王之制而不敢違也古禮但言祖父母朞不言父卒祖在為祖母之服而家禮陞父卒祖在為祖母之服為杖朞如古禮父在為母之服孫既承重其喪制與父無異則祖在為祖母豈可只服杖朞而已乎家禮之陞為杖朞已與父在為母之例無異雖不言申心喪三字而心喪之意在其中矣

問冠禮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註主人謂冠者之祖父冠畢冠者見于尊長註父母堂中南面坐云而不及祖父母何也蘇湖曰冠禮告廟則冠者之祖父主之其父不得越父而自告也冠者見於尊長則父母南面受拜而使其子伸其私敬然後以其子見於祖父母之室此與新婦見舅姑同是一義不然告廟時祖既主之矣於此直言父母南面而不言祖父母何也禮意精微恐不可草草看也云云幸乞指教

答冠者之祖父謂祖若父也有祖者祖主之祖歿而

有父則父主之見于尊長條註父母堂中南面云者只據有父者言也若有祖則祖居是位而父母當分居東西之位矣所謂同居尊長者謂伯父以上也諸叔父兄諸叔母姑皆冠者父之弟妹也皆出坐東西之位伯父以上則以其位次之有嫌故不出坐而各處其室也細觀本文其義可知矣且冠禮有祖則祖為主當坐南面之位婚禮則有代序之義當以舅姑為主故舅姑受禮畢以新婦見于祖舅姑此與冠禮不同矣蘇湖比而同之恐不然盛諭以祖父二字連讀惟以祖一人當之故蘇湖之答亦有此誤更考如

何

問此有一人喪中迎婦或曰入門之日以私禮見舅姑三日後哭拜殯宮如廟見儀可也或曰哭拜殯宮次見舅姑可也或曰新歸之人不可哭泣只行拜禮可也問于蘇湖丈則曰曾子問親迎入門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男不入而改服於外次女入而改服於內次即位而哭不復昏禮云云東俗與古不同雖未歸而修行婦道已久與及門而未行昏禮者異祖父母之喪又與諸親之大功不同竊意舅姑哭於殯宮新婦即位而哭再拜訖與舅

姑相向而哭出而見於外次則只用私見之禮恐或得宜此禮人家多有何以得當耶

答蘇湖說儘合情文殊可敬也

答安佐郎正進問目 癸卯

十一月之練為子而祭非為夫也則喪妻者無子不當行十一月之祭禮妻喪只言期伸其禫杖而無練祭之名則夫服不當練矣星湖為妻不練說甚明白此欲謄呈而便忽未果耳

妻喪十五月禫而除之禮也記言有二十七月妻喪禫祝未可知也既有明白禮文則從不從不必論

小祥後上食無哭之議從來疑之考家禮朝夕哭奠條食時上食如朝夕奠儀祔虞後有罷朝夕奠之語而無罷朝夕哭朝夕上食之文則二者固自如矣小祥有止朝夕哭之語而無止上食之文則上食亦固自如矣喪禮有事則有哭自祔上食皆有哭則何必小祥後上食而無哭耶家禮本文之明白如此易知而先儒論說紛紜愚昧誠未敢知也大祥後無罷上食之文者至此喪事已畢主既入廟無復可言矣

家禮小祥後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者喪大記云大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望忌日則歸哭于宗室釋

者引此為未除服者會哭之證此固然矣不曰諸子異宮而泛云未除服恐有稅服及出后心喪者在其中也

檀弓夕奠逮日日未落也或者之因此文而先奠後上食則非也古人夕食必於日晡時故夕奠猶在於日未落也

九月禰祭以季秋成物之始而程子義起而為之祭也朱子生日適在九月故用其生日祭之非以生日為禰祭也或人之生日在十二月而行禰祭於十二月則大違程子之旨恐不是

喪服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註父在時嫡子爲妻不杖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非宗子而母在者亦不禫又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厭於父禮有厭父厭母之文而無厭兄之語又兄弟各主其妻之喪則宗子之弟雖與兄同居恐無厭兄不禫之義此無先儒定論出於臆說幸更問于知禮者

答安正郎正進家禮附贅問目　乙巳

問童行　嘗觀家禮註釋曰行輩行也去聲童行猶言童稚之輩也校證云沙彌抑有出處耶以居喪墳庵故意之耶伏望下示

答劉珙詩曰削髮入空門被緇為童行即沙彌之稱
他書多然煩不盡示諭本出續綱目註恐誤
問置祭田　遷主後長房主之房盡後宗子主之
者實家禮之本意而　國制遷主不遷田者其意
深矣百餘年宗家執持之物一朝出給彼必不肯
矣且能守祭田至於五代者亦鮮矣若不出給則
必有呈官相訟之弊此啓後來鬧端也抜去未知
如何
答所示誠然抜去無疑此古人所以貴講學也
問婚禮祭酒世俗皆云刋斧然否綱目註祭時惟

尊長酹酒故有祭酒之官尊稱之號也愚意當云
졔쥬而俗訛已久奈何伏乞正其音讀回示如何
答祭酒之祭當如字讀若左傳祭伯祭仲之祭國名
字書與蔡同音
問贄鴈左首者何也或云主人在左故横奉以首
授主人然否
答曲禮執禽者左首盖受禽當以右手執其首故授
禽者左其首為其便於受也
問攝盛　攝或云假也然否以王莽攝皇帝假皇
帝之義推之攝與假亦當有別

答攝猶攝政攝位攝祀之攝與假字稍別假也之訓出於字書

問為四龕止楊氏註古今祭禮或云朱子所撰此有出處歟

答古今祭禮泛言古今人所言之祭非朱子所撰書名

問三加以歲之正正謂正月耶亦有他義耶或云正善也果然否

答儀禮鄭註正善也

問校證云復衣從俗置魂箱不可并魂帛埋之既

不埋則置之於何處耶

答復衣既立重與遺衣服無異矣今人代重爲魂帛則復衣所招之魂移寓於魂帛復衣無可用而一體與遺衣同不必埋也禮遺衣服置於祭廳葬後自當與遺衣同用

問假寧格之義未詳

答宋時給假歸寧之格假暇也格式也

問有新物則薦註金銀錢餙金河西曰錢疑作鏤此說何如

答河西說似然

問后土后字之義可得聞歟
答說文地爲后土取厚載之意古文后厚通用後人
或作垕字又月令註后君也土居中統五行故稱君
未知孰是而說文似優
問狂夫爲之或云狂疾以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
使狂夫爲之然否
答周禮方相氏狂夫四人註雖無釋而此非癲狂之
狂若詩狂童之狂謂其不循禮法行己猖狂體壯多
氣無所顧忌之類皆可以稱狂矣盖賤惡之稱今俗
必以屠牛漢爲之是亦狂類也

問玄纁奉置柩旁云則納于東邊棺槨間者沙溪之說得矣未知如何

答沙溪說似然而有不然者古者壙中甚廣近東為便旁設下帳置靈床開元禮主人以玄纁授祝祝奉奠於靈座而家禮則壙取容棺柩旁無可置處後世行之不一退溪謂布在棺上左右云則必左玄而右纁也世人多布在棺上則無義也沙溪東邊棺槨間之說稍勝而愚意則似不若布在棺上東邊而上玄下纁未知果何如也

問鎮石何物歟

答北史隋秦王俊死僚佐請立碑帝曰何用碑爲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鎭石耳今巫術家猶以人家墓石埋於艮方艮爲鬼門故也又壓於家四面柱下則可以安定此厭勝之術也退溪亦曰鎭石如今動土防灾用墓石禦鬼神是也

問正筯以家禮本文觀之必是筯之不正者正之於筯楪之中而今人以筯一置於餅上一置於炙上似不合於禮意矣未知執事家行之何如退溪曰置筯于羹者即置前之意耶

答此無禮家定文鄙家所行則扱匙後正筯於匙楪

之上而已但置在羹上則羹非用筯之食其他用筯之食皆逐物而置筯乎似當更爲正之于楪上以聽神耳

問檷校證云乃禮切然則㕥音也今人謂之㕥何也

答似當從字書之音俗音例多訛誤

問虞祭喪禮而降神焚香各再拜時祭吉禮而降神焚香合再拜何也

答虞祭喪祭也無叅神之節焚香報魄而後拜又酹酒降神而後拜時祭等吉禮有焚香報魄而有叅神

之拜故及降神焚香無拜固其宜也

問進湯後移匙湯器上出於意起歟寒岡家則進湯後因存扱匙撤床時乃拔去以家禮本文觀之似為得之矣未知如何

答進湯後移匙湯器之上出於俗禮之意起從之可也寒岡禮亦好蓋聽神之命也俗禮必抄飯少許澆於湯中是多少在人而不在神也是甚不可故鄙家進湯後但移匙于湯器上而聽神之為而已未知於禮如何

問告利成　主人西向立祝東向告則是告利成

於主人也非告於神也今俗祝告利成則主人或有答揖者果合於禮耶

答利成字即專為尸而作也後世無尸則此禮當闕而古禮三獻之節皆為尸而設後世無尸故家禮移于享神之事其意甚好以此推之則利成雖為告尸而言移為告神無妨主人之答揖似不可

問辭神納主奉歸後撤物而今人或撤茶退酒而奉主或盡撤諸物而奉主未知何如

答卽家禮當辭神之際只撤三獻之爵遂辭神奉主還安闔門少頃後撤床其不沾畧否

問冠禮初加註出房立　見婦黨不用幣　校證以為出房二字不用幣三字恐為衍文有一士人見之曰此不過申申重複言之而今以朱子正文為衍者似為未安此非大害儀節者則刪去註脚為宜云而不敢自拔下示伏望

答此五字以文勢言之決是重複故疑其為衍文而慎重之意或說亦可然而若言恐衍文云則一恐字無自專之意如何

答安正進家禮問目丙午

問通禮首章置立兩櫝櫝非立置之物立字恐衍

答似然然立亦置字之意通看無妨

問置祭田條合墓下子孫之田子孫未必居墓下墓下者無子孫所居則奈何

答古者死徙無出鄉故子孫多在墓下今不能然則雖無墓下所在之田豈無可為之道乎

問皂衫凉衫冠子今之何服耶

答皂衫丘氏云不可考則今不可知矣語類云前輩士大夫家居常服紗帽皂衫又云皂衫費重疑其必廢今人果罕用也蓋皂色而錦段之屬為之如今之黑團領非公服而為常居之上服也凉衫宋高承事

物紀原曰近世士人朝服乘馬以黲衣蒙之謂之涼衫此亦皂衫之類而謂之涼衫則非褉而單也此盖宋制而家禮陳襲條劉氏曰無深衣帶履則止用衫勒帛鞋似今道袍直領之類冠子紀原曰漢宮掖承恩者賜碧緋芙蓉冠子其物自漢始古今註云魏文帝時起其制今無考而盖如今之花冠也

問有事則告註首尾皆如前謂祝辭之首尾耶

答是言祝辭首尾

問陳襲衣小註令裹親膚愚伏沙溪爭辨之說何者為是

答劉氏此條握手以下用士喪記疏用玄纁玄表纁裏此註纁下落裏字沙溪作令裹盖從朱子裹手之語而有此言以文勢觀之鄭說為是令纁之在裏者親膚置之手內手內掌也

問喪禮為位而哭條婦人坐於帷外或曰外當作內是乎

答丘氏曰書儀外作內

問陳小斂小註束練緊急之練字未詳其下令可絞之絞字退溪曰作結如何

答嘗觀別本作束斂緊束練斂恐是音似而訛絞字

別本亦作結字蓋皆傳刻之誤也

問喪服裳前三幅後四幅或云前為陽後為陰象

其義也然否

答此說已出於喪服疏

問不杖朞條義服繼母嫁母母字或云而字如何

答沙溪作而字星湖從之

問作灰隔小註乳入未詳生體退溪云牲體如何

猶自蟻子之自或云有字然否

答乳有吮字意灰性吮沙沙性吮灰自相吮而堅合

也生作牲溪訓信然古者取遣奠牲體包以送葬自

之作有別本已然

問作主用栗退溪曰取其堅實別無他義此恐不然堅實之木豈但栗哉疑取周人用栗之義

答來說是程子曰周用栗者土所産之木取其堅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但取木堅者可也家禮此條專用程說中國土地廣遠物産多異或有無栗之鄉故許以堅木無他義也後世率從周禮故如是耳夏松殷柏亦從此土之所有而爲之也

問郡望之望今之姓貫耶

答似然

問饅頭今軟泡耶糕今之何食耶

答朔奠條麵米食謂麵食及米食也此出書儀註云麵食餅饅頭之稱米食粢糕之類時祭條之饅頭糕謂饅頭及糕也與朔奠文無異凡進饌先麵而後米故麵西而餅東也今俗屑麵發酵或有餡或無餡 餡셔소 蒸食者謂之饅頭餅者溲麵使合并也嘗見譯語類解饅頭即東俗之霜花餅是也糕本草綱目以黍糯合粳米粉蒸成狀如凝膏也單糯粉作者曰粢米粉合豆末糖蜜蒸成者曰餌此三者微有分別而蓋皆東俗인절미之類而總名為餅也

問時祭降神小註楊氏曰取高祖妣盞云云不言考何也

答家禮別本已有考字

問設饌圖蔬菜三品脯醢三品共六器而校證以蔬菜及脯與醢各三品然則為九器此果何如耶

答此圖未瑩脯乾而醢濕性味不及似無合盛一楪之理故借為之分別未知如何

問忌祭支子具饌設於卓下謂之加供而校證云家供何耶

答家是加字之誤也

答安正進問目

叅章小註裝香之裝字義猶具也似無別義

家禮圖六籩六豆而備要之各減一器者或從時俗耶未可知

虞祭不言扱匙正筯主人悲迷不遑致詳之義然似當在進獻之前

飯羹左右設之義其說至多曲禮曰凡進食食居人左羹居人右特牲饋食禮羹西飯東而家禮時祭條羹東飯西未知何義若非不及照管則恐俗禮然也而至於扱匙云西柄以右為尚者何也若以神道尚

右則特牲之禮即時祭而羹西飯東者亦何也備要虞祭圖飯右羹左是從家禮時祭何也似別無他義儀禮士祭禮設饌亦然今云或設是出於世俗之論而於禮無據不敢強辨

題主西向立大抵中國以立為敬東俗以俯伏為敬其儀雖異其致敬則一也恐無所拘

襲奠無拜果是悲遑不暇之意士喪禮襲前都無拜是其證也

飯含由足而西床上坐者非別設一床也古者床制廣是尸床也

虞祭具饌如朝奠云者金河西曰朝恐作朔字此言似然饌是魚肉米麵食羹飯之稱若止於蔬菜脯醢則不可以言饌且祝辭粢盛指何物耶

墓門之制恐中國別有其儀也古者墳墓樹木以標識則其去來之路必有門如所謂衡門者矣程子壙口之說云者似然而開元禮塋夕條前一日夕掌事者先於墓門內道西張帷幕設靈座云則此不可施於壙口者也似指墓近處為人所出入之門也陳風墓門或於樹木標識之中作路稱墓門耶

大斂後無斂髮一節是甚可疑小斂括髮似與斂髮

無異開元禮云小歛卒歛訖退男子歛髮裹內帕頭女子歛髮此亦一證也

始祖祭神位用蒲薦加草席而無倚卓者尚古掃地而祭之義紫褥於禮無考疑宋時俗尚也其用屏風者祭止一位故只用圍席三面之制非如列位時祭之廣張也

家禮祭禮無明燭之節按時祭質明行事此用周禮也禮註質明朝日正明也盖周人大事用朝故無用燭之節而然耶丘氏儀節多所變通而卓上一燭者凡陳饌必預具者在昧爽時故爲照饌而設也後世

祭禮皆以侵晨而行則雖無家禮所言豈不可用乎
櫝制此亦未詳看家禮圖則可以想知矣今世人家
櫝制雙櫝合櫝皆可是亦隨俗之禮但所示一邊人
之單出主身以祭者未知果合禮也
斬衰以正服言也中衣即布深衣俗稱中單衣雖斬
衰中衣以布緣邊則其齊縫明矣李君東槐之言然
矣然今俗以布深衣為出入服亦不緝邊以明斬衰
之別似或無害矣
始祖祭設一位而祭者始祖只是一人故考妣合祭
是鋪筵設同几之義也先祖祭考妣兩位分設者先

祖祭是始祖以下高祖以上非一位若同設一位則嫌於舅婦同席故分東西二位也

墓祭三月上旬伐草始於唐開元禮寒食上墓禮秋夕伐草於禮無見秋夕上墓之禮始於首露王羅麗至今皆然盖東俗也

工夫之義我 明宗朝臨筵問此義叅賛趙元秀對曰工是女工之工夫是農夫之夫言人之為學當如女工之勤織作農夫之力稼穡當時以為善對其説似然他無所見不敢強對

上将高麗西班二軍六衛皆置上将軍是也

檢校非實官也麗末宰相太多名器冗濫省府宰樞皆加檢校或商議等號以侈其名非有職事可責

與李子木森煥書丙午

今以先生主位祧埋事有問而既已遵成命而行之則僕不敢妄論然而今此之問公意以先生門下惟僕獨在故以是有問盛意鄭重感歎無已先生此論僕得見於易簀之後心有所疑雖欲禀問而不可得更欲質于先府君而困循未果至今為恨耳蓋大夫祭三代之文出於王制及祭法王制祖禰及太祖為三祭法至於曾祖為三此其所以異也為大夫皆祭

太祖則太祖之祭豈可人人為之乎自非大宗子之外只祭祖禰何有於大夫祭三代之義耶祭法之皇祖王制之太祖似無所異只當及於曾祖也　國制祭及曾祖之禮出於祭法求之人情而必然求之古禮而不悖愚意則曾祖不可不祭也先生之意實出於後世祭禮之繁亂無統亦出於過於謙抑必欲以庶士自處然我國地偏一隅自為聲教士大夫之名與中國不同已成大同之俗似不可以卒變且君子行禮本無人己之別此禮其果通行於人人乎此實懷疑而未決者也幸更回示更有就質於公者三廟

二廟一廟祭寢其等不同此有未解者若初為庶士後為大夫則其將還立已祧之祖曾廟乎且既立而身死子為士庶則又復毀之毀立無常非尊神之道且古廟制浩大刱廢紛紛不其煩乎此於事勢多碍幸復明教

答南希顏必復書 乙巳

胤君葬已數月音容永閟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心肝今觀來書字字哀句句哀讀之哽咽殆不成聲天鍾之情安得不然雖外若寬譬而一曲之結終不得解僕所經歷者然將奈何嘗謂親喪當以不忘為

主手下之㥕當以忘為主顒公著工於一忘字也公亦衰矣衰老之際雖有奉養之厚心志之樂無補於衰況以一箇方寸地煎熬於悲哀之中些些血氣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公存而後大事之在前者次第可行雄麟兄弟雖不目見畧聞之非可棄之姿擇師而教之使堂構有紹存亡之顒也誌文之託豈容歇後其文不多當待病間圖之耳士良之喪令人傷痛今世之善人亡矣近來天學有 邦禁而秋官善處不至連累可幸此學多出於切緊間故前日頗費辭斥之蓋出於相愛之血忱而反生疑阻顯有踈外之

漸其不幸大矣

與丁思仲志永別紙庚戌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專以生物為心即所謂仁也程子曰西銘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不為仁不為孝矣盖仁為萬善之本孝為百行之源茍知此義而力行則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天人一理混合無間私欲自祛矣所謂理一分殊者理一仁也仁之裁制處便是義即所謂分殊也人之行不過仁義而已宇宙間豈知有此文字乎朝晝誦習叅前倚衡不可少須臾離也但人心不固不能喫緊用工

豈不愧悶哉

答趙承旨 憲 別紙 戊戌

問卽家於宗從兄三年後禮當卽行吉祀而以祧位奉安一節諸議不一尚未完决卽侍生之高祖考文簡公位在宗家己親盡當移奉於長房而門内之議或以為士林亦有俎豆之享則在本家崇奉之道亦當為不祧之位云或以為 國典府院君及錄勳廟享外不敢不祧則今當為長房位云云而知舊家或有雖非 國典而設立別廟者以大經言之從 國典可也忝以私情則雖從俗似

無大害於義理者玆以仰稟伏望詳考禮經仔細
下示如何若定以不祧之位則改題一節又有疑
端宗侄年前夭折尚未立后宗侄之弟今方攝奉
宗祀矣不祧位傍題何如方可合於禮歟右所白
逐件賜答幸甚

答此義愚嘗聞于星湖先生矣其說曰别子不祧别
子非但諸侯别子小記疏别子有三一是公子一是
異姓公子來自他邦者一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
大夫者丘氏曰今人家禮有封爵者雖爵有尊卑皆
得以立廟為始祖也禮意固如此今雖世閥之家不

敢比於諸侯別子而有不敢立宗者非是矣立宗固
是　國家之所頒欽民有所統也程子亦曰立宗非
朝廷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雖曰　國典只許公子
及勳臣世祀而　國典則必使此等世祀又何嘗禁
其別子耶右星湖說據此則以　國典為言者雖近正乙
者之論實不悖於古禮亦協于人情矣但末俗文勝
為子孫者不能稱停無所防限或有濫溢之弊是可
歎也盛諭知舊家指睦玄軒而言耶非惟此也昔朴
醉琴彭年五代孫宗祐以遷主之意稟于寒岡則答
云醉琴先生事業豈勳封者比哉宜永世不祧云竊

閱文簡公文章德業冠冕當世則于孫崇奉之道宜有別異之舉奉以為不祧之位似無可疑若奉于一廟有五室之嫌則依家禮立廟于墓下歲一祭之永世不遷不然則別立一室以奉亦似無妨

雖定為不祧之位不必改題仍存舊宗子之名（雖遷長房無改題事今俗之改以長房非禮也）但於祭祀時祝文以攝祀孫書之如何禮玄孫以下皆稱曾祖無幾代孫之言又沙溪問解曰稱先祖可也或稱幾代孫亦可也愚意則禮有古今質文之異似當據實直書幾代祖幾代孫似好此皆出於臆對更博詢而處之幸甚

答南幼安履恭所示趙袞泰駿問目甲申

禮無祖則祔於高祖者祔必以昭穆而然也所謂無祖者謂祖生而無廟也若祖已亡而入廟則不可越祖而祔於高祖矣繼祖之廟遠在則繼祖之宗子來以紙牓行之宗子有故則以宗子之命使族人代行近世禮家多如此行之云

祔之大義明孫必祔祖昭穆不可紊也然則無論宗支必行無疑者也支子之自别為廟不當入廟者或有不行祔祭者此非禮意

朱子所謂似無義意云者後世廟制非古無昭穆之

辨祔禰而無祔祖之實故也然而下有愛禮存羊意云語則斷斷謂祔不可不行之義以此為不祔之證恐誤

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云云而我　朝五禮儀大祥而祔既失於卒哭後祔之禮則依時　王之制大祥而祔實為有據其儀節詳本文

答鄭士成 晩器 喪禮問目 丙戌

問便房是何義或云玄纁置柩傍柩傍即便房是言為信而便房之制如何

答便房之名見于漢書霍光死賜便房一具服虔註

藏中便坐也盖有正殿則有便殿便是安逸之義凡
壙中安柩處如正房安神座處如便房古者壙中甚
廣壙内柩東設下帳安靈座而置器甚多開元禮主
人以玄纁授祝祝奉以入奠于靈座是也家禮壙取
容柩而又除靈座柩傍無可置之所備要引通典而
改靈座二字為柩東盖靈座在柩東故也家禮便房
在實土及半之後則贈後姑不納壙待便房成而納
其中似可矣嘗觀 國葬正壙外連穿一壙名之曰
退壙明器之屬皆置此中即便房之意也
問朝祖祝曰今奉柩車今俗多以魂帛替行則改

柩車二字為魂帛如何

答朝祖之禮魂帛前導而柩從之是二者並行也丘氏儀節許以魂帛代行則是一行而一不行也況柩是體魄所在一去而不復返異于魂帛之復返室堂不可以此代彼人家雖狹豈不容一柩而輕改古禮耶

問祔祭祠堂無出主告辭何也

答祔無出主告辭甚可疑然而家禮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為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此可以為有告之證先儒以家禮為未成書恐指

此等處而言也丘氏儀節跪告曰請主詣某所乃奉主以行家禮無告辭故丘氏補之而祝亦草略盖慎重之意也若依他告辭例則似曰今以某親躋祔于祖考某官府君敢請神主出就某所行事

問家嚴主祭初獻則亞獻侍生為之而服色用出入服若平凉子布深衣布網巾小布帯耶

答哀家祔禮尊丈以宗子主祭則當為初獻而家禮有喪主亞獻之文哀為亞獻無疑服色則家禮無變服之語且祔是喪祭則異於喪中廟内行祀之禮恐當因其衰絰此無禮書當更考以報

問禮虞杖倚於室外祔杖倚於階下祥杖倚於門

下云則葬後朝夕上食仍不杖耶上食時喪人廬次與祭則或可杖耶朔望奠家嚴主祭哀子不杖耶

答問喪曰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按此言雖有杖而不敢於父前杖也又曰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按此言在堂下而不爲尊者所見則杖矣據此則可以知所處矣上食無去杖之文可以杖矣倚室倚堦倚門所以示變殺之意若以此爲不杖之據則三年內杖爲無用之物若爲無用之物則斷杖棄之之文何以在於大祥喪畢之後乎

問尹氏明齋禮說夫雖主喪飯含子當為之盖人子不忍虛其口之意也以此推之則贈玄纁亦子主之耶

答贈玄纁與飯含有異不敢質言飯含有人子不忍虛其口之文可以為子主之證

問俗節與上食倂行耶尹氏以祖奠兼行夕上食為非則俗節與上食倂行似不是

答各行為是

問喪中出入若當朔望則此與常日有異擇靜僻處望哭以伸哀如何

答奔喪禮云哭避市井喧繁之所據此則出入而或在人家或寓逆旅行哭有妨且欲行于原野中亦涉野哭然而孝子至痛在心哀情不禁衝口而出聲則此非所論也

問三年內若當其親忌當用素饌而只用於當日耶或三日耶

答以三年內象生之義推之親忌用素饌當矣三日則似過矣況禮忌日條云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乎三日行素東俗也

問禮老病者許飲酒食肉今俗雖或行素而飲酒

不疑何也

答酒之為物變貌易心則喪人之不可飲尤重於肉矣禮家所許若年老而氣竭非肉難補則許之病之用藥亦有須酒而成者故亦許飲酒然而疾止復初俗弊不須言也

問罪人慈墓在家後故朝夕行哭拜之禮而朔望奠後欲率諸哀及服人哭墓其無煩瀆之嫌耶

答几筵與墓不同有何煩瀆之嫌

問父在母喪期後撤几筵自當依禮而心喪內都無所事或有弔客無受弔處哀子之意雖撤几筵

因存廬幕及倚卓等物以為心喪內晨昏展拜及受弔之所未知不悖於禮耶

答撤几筵後心喪內都無所事者果如來教矣是以退溪先生曰父在為母降服者朝夕祭時著白布衣寒岡先生曰子於心喪內几筵雖撤而就別處仍畧上朝夕之食庶無嫌於孝子從厚之情觀兩先生之意則心喪後皆許三年上食而本非禮之正故多有不行者若家在墓下則伸哀墓所亦有依泊矣哀所謂因存廬幕倚卓為晨昏展拜及受弔之所云者誠好未知於禮果如何不敢質言

問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葬猶今俗旬葬之類耶卒哭在三月後則當卜日耶

答虞是安神之祭不容小緩故葬後即行卒哭之禮其義自別故必待三月之期既報虞而虞後剛日之禮不可行則三月卒哭之時當卜日而祭用丁亥己是古禮用丁用亥無不可矣今俗九日葬旬葬之類即古所謂報葬正如来示

問婦人爲舅姑三年非古禮至宋朝始定從夫服之禮而家禮因之也至若爲人後者之妻爲本生舅姑降服大功爲舅姑則不用從夫降一等之禮

而獨於本生舅姑行之不太薄耶既服大功則服盡後三年內當服何服耶

答古禮婦為舅姑服朞至宋朝魏仁浦奏為婦為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夫定為法式故家禮從時制而不敢違也然不可以起例故自朞以下皆依舊從夫降一等為人後者之妻服本生舅姑大功者以夫服本生父母以伯叔父母之服故妻亦以夫伯叔父母之服服本生舅姑也實從古禮此朱子之微意也退溪先生答鄭汝仁問有止服大功太不近情從厚服朞而申心喪之文故今人亦或有從之者已違古禮

而又非朱子之意也雖服大功而申心喪之禮與夫
無異服色若今俗淺淡服可矣

答李侄字福問目丙戌

家禮圖蔬菜脯醢各三器相間鋪之魚肉各設一器
者籩豆鼎俎多寡之數不同故也脯醢合設可疑故
先儒亦疑之愚意則脯是籩實醢是豆實則籩豆之
合設一器似為無義先儒亦云此圖非文公所定而
出於後人故多差誤處然則其誤無疑矣士冠禮有
脯醢楊氏圖脯與醢分圖爲據此則脯是一器醢又
是一器似不當合設而且脯乾醢濕其勢有不可以

相合者此出臆料當細思之蔬菜似是一物恐不可分二也

深衣之制多不可曉者誠然久菴以鉤邊爲今團錘之類而來書以衽爲團錘沙溪以裳傍爲衽鉤邊而縫之則君又云沙溪云衽則衣繫也二公之言別有他說耶或君未察而然耶論其優劣則久菴服制如今所謂快子之類似疑於軍容而無法服樣子甚可疑也沙溪制度則今世多從之卒難究其說矣

緇布冠朱子大全前後三寸左右四寸前後者從前至後從後至前當兩傍者也左右者從左至右從右

至左當前後者也縱者為廣橫者為袤如此則雖髻
大者恐無所碍矣
忌祭條哀來則哭之文此不見於家禮來示恐誤忌
是喪餘之祭既承奉宗祀則雖高曾以下皆當哭而
家禮只云若考妣則主人以下哭故令人於先祖祭
皆不哭從家禮也丘氏以為祖考妣近死則舉哀遠
死則否此指逮事與否而言也此義有不然者家禮
既云主人以下哭盡哀則雖高曾以下為主人以下
者皆當哭而助哀一堂之中有哭有不哭哀節異等
其可乎丘說亦似不可從矣據此則君之所疑當釋

然矣
忌祭變服條曰黲曰皂其別不同黲淺黑色尹明齋以為玉色灰色之類今以字義求之黲字從黑必黑色帶白者也皂只是黑色今人以染黑於紬絹者謂之皂色是也據此則隨色淺深而有輕重之分耳大抵中國人常服彩故白為凶色而黑為次凶向吉之色
改葬服緦古禮然也但應服三年者服緦朞功重服似當素服帶終其月王肅亦曰布服加麻據此則可知矣

瀝青今人不解其制故多不用而西厓集有造法可考而知

時祭之受胙等節無他執事似當省之嘏辭來汝之來讀作釐賜也

刑名之義刑是刑法之刑若管商申韓之學是也名是名分之名周禮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是也

答尹士真愼書丙午

先生行狀中圖書太玄條癸巳春有所示敎即為檢看諸書則皆符合而後來術家諸般五行出於此鑿

鑿可徵且愚於平日涉獵此等文字故有所云云此非過中之語狀末一條師門之擔當斯文先生之承受着工惟在於中國聖賢真正道理而意外新學為此道之紫鄭或謂吾先生亦嘗為之云我一死之前豈有是語此豈非亂吾道誣先師誤後生之一大事乎是以微意有在以孔孟程朱正訓等語結之以示此道源流之正此非剩語未知此兩節何以措辭而後可乎幸乞示破

答丁器伯 載遠 別紙 戊申

問洪校理樂貞妻喪在今正月而二月身喪葬則

同日孤子雖未成人既以顯妣題主十一月之練亦當仍用父在母喪之禮耶考之禮律或有可據叅諸他家亦多已行而猶未敢遽爾行之敢此仰質詳教伏望若行練祭則前後喪几筵當有告辭亦未知如何

答母喪時父已受服則父雖旋沒題主書以顯妣父在母喪之制不可違也禮律既有可據他人多有行之者則尤無所疑矣練祀時兩筵措辭告由之論恐當

與李廷藻家煥書 乙酉

所編書凡例想已草定今至何境耶大抵奉 教修撰之書多在忙裏做成錯誤甚多於文獻備考可鑑矣豈不惜哉東方輿地書實多訛誤此等處合諸書叅考瘡疣自見又有所疑則發關本邑亦可以知之但守令解事者難得不過委之土民而土民解事者亦難得是可悶也司馬公作通鑑十九年而成為萬世必可行之書而識者猶歎其草率況數千年胡亂之地域豈可以旬月期乎地誌蓋有經國之謨而若勝覽等書詩文過半詩文果何益於經國乎人物最難黨論以後意見不同必多爭端矣至姓名下書字

貫有文章則但曰以文章名有經術則但曰以經術名皆以二三字斷之雖有言行在所當畧亦無關於經國之道而然也此意未知如何域中地理自當撰驗至於邊界必須詳録麗時若無徐熙朴宜中之善對則北土皆失矣以古初言之箕子疆域今遼東全地及遼西義州廣寧以東皆係朝鮮疆域驗於中國史可知矣而亦詳於鄙撰東史地理考中矣以海島言之 肅宗癸酉若無安龍福則欝陵島必爲倭人所占據矣西海中有海浪島此亦的實當詳録其外大島或無人島亦多云詳按記之如何 仁祖癸酉

統制使黃灝狀 啓有漂船來泊其人自言羅末與
王子避兵嶺東地狹不能容數十萬人乘船到海中
建國自稱南方國此亦異聞公或聞知否向来賊招
多以海上為言不遑之嘯聚亦非異事謀國者亦當
知之 肅宗丙子東萊武出身李某漂到蝦夷國其
地在日本東北與我六鎮及原春等之間海亦必詳
録可也所可限者 肅廟壬辰穆克登來定兩國地
界立石于白頭山項以記之以分界江為恨名以分
界則果是兩國之界也江在豆滿北三百餘里其時
當事者無遠慮公然棄之今為野人遊獵之所豈不

惜哉以山川言之必 詳其源委著其來歷權陽村應
製詩註亦可叅驗備考中地理考亡友申承宣舜民
所編大有力量詳細考入亦如何我國邊堡地名及
各邑坊面稱號鄙俚無可觀也亦須 稟定以方言
相近之音義改以美名亦或為王政之一端矣近又
聞好古一士人言利仁屬驛龍田驛有名冊嚴者自
古相傳百濟國史所藏此事問於朴檢書可知矣又
聞鐵原寶蓋山安養寺前有立石覆以大石亦相傳
云弓裔國史所藏此言雖未可信古人慮事甚遠兵
亂之際深藏亦或然矣若發而得其信蹟則豈不大

幸此意相議於會中掘發驗之如何清人盛京通志凡二十卷想在閣中矣此書規模亦好試閱之如何物産亦有土者之所詳知而勝覽只録其俗名而亦多遺漏魚之美者無過於度美魚倭人名以鯛魚又以大口魚爲鱈魚皆有一定之字矣而勝覽不載至如目魚明太魚䱊魚盛京志作海魚青之屬皆沒之何也盛京志則鳥獸蟲魚穀菜花果草木之類莫不注其形貌及所出時節一見可知其爲某物此豈不善哉我東三陟之三寸椹甲山之豆乙粥三水之地粉子即蛇莓也味絶品北道之龍鞭南海之黃漆亦皆珍貴之物録之亦無妨否物産多古有

而今無者今有而古無者此亦當辨冊板亦當不漏矣寶鑑 成宗朝久賔國来朝是何許地方耶右諸說無非腐儒迂濶之談無異夢囈幸勿掛他眼也

答李侍直 商逸 別紙 壬辰

問有一居鄉人昨年四月遭内外艱適因事上洛今旬間客死其子將以開月初返櫬而承重代喪之節將如何以禮家所論世俗所行言之似必代喪而退溪有朔望朝奠告殯受服乃行奠之語此人亦當於返櫬後待後朔望依此行之而承重内外艱當一時受服耶乃行奠之奠字即朔望之奠

耶此人則當告三殯所先後次序當何以為耶一身三喪而一則父喪也承重兩喪中一則外艱練服也一則内艱練前也當居當着何服耶來月内艱小祥則似當設奠畧行當於父喪葬後擇日備行其時祝文稱號何以為之耶此等禮節并一一詳教而其中三殯所告辭無先儒見定說話當以意撰定此最為難必為撰定以示如何此是親切人家事方此來問而於禮節便同聾瞽無以為荅旅寓想無書冊而第以平日所商量者斟酌見教

切仰切仰

答大抵此禮有數段語一則謂喪不可無主父在喪中死則子代受其未卒之服此則世俗多行之者而於禮無考一則通典賀循云父死未殯而祖亡則服祖以周以其不忍死其親也父先死而祖後死若在父死三日未殯之前則不忍死其親而服祖以周況祖死父服而忍受其服乎若欲依俗禮受服則當於朔望奠告其受服之由於兩筵而先告其由於父筵似宜矣以此家所遺言之若從俗行代服之禮則祖服已經練祖妣服則爲齊衰衰以斬爲重似當常持父斬耳若欲依通典行之則無受服之節而祥禫等

事皆以孫攝行之由告之似爲穩當耳必欲代服則
三殯所告祝辭皆以目下所遭事情措語以告而告
神之辭必欲簡當無定規矣

答尹愰問 己酉

問愰之五代祖孤山公之龕禮當埋安而諸議不
一甲者曰當遷乙者曰不當遷云云朱夫子曰雖
祭三代却無廟不可謂之僣古之所謂廟者體面
甚大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眉叟先生答人問
目中亦謂有功德之主私家之制雖至五代六代
祭祀不廢一堂之內增置龕室豈有犯僣之嫌云

云然則旣非廟制果無僭妄之嫌歟

荅祧遷不遷之禮有兩端別子之爲始祖者五祀之爲定禮不祧者出於公家之意無　朝命而以祖先功德之不可忘而祭之者出於子孫之情以孤山先生事業觀之於公於私樹立宏大當有不祧之禮而不祧之禮必有　朝命然後行之若以孝子慈孫尊崇祖先之義爲之則未免私意而或不無是非之端前日龍洲子孫有所聞而正與俯詢同其時妄以別廟爲言此亦有委折而然也今以先賢說兩端仰告耳朱子答李堯卿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若始基之

祖只存得墓祭又答葉仁父書曰今用先儒說祭高祖已過矣其上世久遠自當遷毀不當更祭也又家禮惟始祖之主遷于墓所立廟而歲一祭之其餘則皆祧埋醉琴軒朴彭年五代孫宗祐以遷主之義稟于寒岡答曰士大夫家有勳受封者為始祖而不遷今醉琴先生事業豈特封君者比哉宜永世不祧又已卯名賢睦玄軒世秤子孫未有　朝命立別廟至今祭之是以嶺南前輩多有別廟而祭之者世不以為非者便為大同之俗而然也其遷不遷皆有可據則惟在量處而非外人所敢妄議也然而愚意則凡

義起之禮非人人之所能定而亦恐其流至無防限矣朱子所謂祭三代不可謂之僭者答陳文蔚士庶祭三代之問也士庶雖不敢祭三代既無廟制則人情之所不忍而祭之不為僭也漢明以後始為一室并享以西為上之制後世從之今 宗廟之制亦然私家亦同私家一廟五主實有僭上之嫌許先生答人未知所問之如何而其謂五世六世者似是有勳封者而言也既有 朝命則雖一室之内不為僭也

答權都事儆問目 今庚戌六月為斬衰大祥而今三月又遭内艱故有問

服必有始終故雖在初喪中大祥闋服之制當依例

爲之以示其終之意至於禫則吉祭也喪中不可行鄭玄云三年而葬者必再祭只是練祥無禫朱子以是爲然據此則禫祭不行似可矣

吉祭是辨昭穆改題主之祭當於喪畢後行之不可以衰服將事又不可使人代行

幷有喪之禮當各有廬次其於受弔之際弔斬衰則服斬衰而受弔於斬衰廬次弔齊衰則當於齊衰廬次受弔有來問前喪者似不可以齊衰受弔前喪几筵上食茶禮之時亦當以其服行之若無代行之人自當行之似無害禮意矣

與李利川 趾光 書

國制大夫祭三代故中古以上皆遵此制自 明宣
以後儒賢皆從家禮祭及高祖之禮嫡長之家皆奉
四代且大典云始為功臣者不遷別立一室既云別
立一室則四龕之外又置一龕是 國制所許祭五
代固不為嫌眉老之言亦如是矣如有連二三代為
功臣者則實涉 朝家世室之嫌故大典只許始為
功臣者不遷則第二以下親盡當遷沙溪之言似是
以尊家言之讓寧大君固當為始祖不遷之位而
朝家別立一廟賜號至德則與他別子例不同四親

之主似不敢同配于一廟之中當別立四親祠堂于至德祠之傍以享之似為得宜幸更詢知禮者如何向者尊以二廟為嫌其時悤悤未及奉問古禮有大夫三廟官士二廟之文則禮無二廟之嫌尊何以疑之耶顒更示教之也

與安可中 景時 書 戊寅

前秋正進歷訪道高駕入洛當不日臨枉欣企多日德山族祖之行得奉留書槩審事故相掣未遂初意其時悵懷曷已始知人世會遇亦有數存也玆因令從氏復承惠書謹審向來靜履起居萬重何慰如之

般老一番闡揚夙所期許而竟能成志其為宗門慶
幸何勝積阻相逢慇有多少言語而適値客座擾甚
不得展懷咄歎咄歎族末親癃身蟮歲閱無減只相
依憂嘆耳加以鬢髮滄浪牙齒鈌踈不覺時年四十
七志業日退悔九山積撫躬蹴踖不知所為憶昔少
時見五十歲人自念去此甚遠若隔天淵豈意冉冉
到此又為少年所悲之物乎浮世光景良可笑歎想
高明亦如是矣聞正進言令胤五箇玉樹文學才華
苑為成人而般老子侄亦多可愛者云吾宗衰替之
甚意者其復興於東南乎為之欣賀嶺表是先輩杖

㠋之鄉流風遺韻異於他處且近者塤篪二叟倡道絕學之餘其膏馥之沾溉後生者多矣子弟輩隨其才志之所存勸以一層激仰之道不專為功令之學如何能文章善詞令雖或得當時之聲譽末稍果何樹立非吾宗侍不發此言惹人非笑幸獨覽而一笑之且以諒此誠款也病伏窮巷與世相絕久矣時時携杖出谷鄰犬或吠洞人不知自分樗櫟散材無補於用時奉尊札每以陞 除為喻不覺捧腹想嶺外千里猶不識世道也鄭丈兩位喪故并出一時不勝悼怛平時恒有考質之願終未遂誠令承此報竟作

千古之恨奈何奈何何間復有洛行能留款數日副此懸懸之情否餘不宣

與安可中書 己丑

臨溪齋之刱建前己畧聞今從而進得其詳則以呂東萊之宗法添以范希文之義庄制置規模皆成後法豈知吾人力量之大才識之宏至於此哉前日嘗有意於此而到老無成盖緣俗瑣瑣難以如意亦由於才薄德蔑之致到此誠歎遥納一拜也制置之制必有條例幸一傳示否此亦有一副未成之書草在篋中若得紙物可以謄呈受教耳

與安可中書 辛丑

令子婦實蹟奉讀再三不覺心骨酸寒即譯以諺文一件用示家中婦兒使知吾宗有此貞烈而其志操之堅確處事之詳愼皆得其宜執事所謂絶異於溝瀆義理者信然矣旋聞事亂君百計周章竟至於擊金之境而爲秋曹所防事未得諧誠可歎也奈何奈何鄙撰文字雖無可觀而聊效高允劉烈女詩以呈款叙鄙忱耳

答族叔德敏 喪禮問目 乙亥

死者不可以無別故立銘旌所以爲表識也襲後爲

銘而書以某氏之柩柩尸在棺之稱未入棺而稱柩賈氏以為銘旌表柩不表尸故據柩而言儀禮未襲之時為銘而置于宇西階上旣襲之後而設重則祝取銘置于重重以木為之所以依神之物也今之魂帛卽古之重也以此觀之設于魂帛之傍可矣家禮所謂依於靈座之右是也入棺而至于成殯則表柩之物當從而隨之故士虞禮曰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今喪家則成殯于山下無置銘之所則不得不依置于靈座之右也

貧無以為禮則衣服等節尤難如制矣婦人旣無制

服之勢則到此難以為言家禮婦人無經帶只當以
絞帶成服耶
常日所用隨身物件若網巾烟竹草匣等屬宜象生
時置靈筵前今俗亦只如此矣
婦人服斬齊從夫服而餘外則皆降一等夫出後而
於所生父母降服不杖朞故婦於本生舅姑降於夫
一等而服大功所以重所後之義也雖降服大功其
制服居喪之節不可以服之輕而有忽也
人之哭聲必曰哀哀即哀痛之意也聲不可以無節
故亦必如此今俗子之於父母妻之於夫亦曰哀苦

此於禮無考而亦是痛甚之辭也依俗爲之無妨禮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隨其哭聲亦當有淺深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爲何常聲之有此謂父母之喪悲慟迫切哀聲衝口而直發無暇於成節也觀於此可以知哭聲之有淺深也不必哀苦而後爲重也

出後子於本生喪雖降服不杖而居喪受弔之節無少異爲但位次以服之輕重爲先後季哀當在上哀當次之矣

曾聞有人至窮而遭喪制服之節衰裳中衣不可以兼備以此問於宋尤菴權炭翁尤菴以為當具衰裳炭翁以為具衰裳而無中衣則喪人或以喪事不得已出入不可以衰絰而行矣貧不兼備則中衣亦是喪服當備中衣尤菴聞而善之其人遂依炭翁之說今日哀家形勢類此故書及耳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七